

越之論以負 聖明恭伏願 殿下省念焉答曰自古執政大臣

無不得權重之名者左相雖有處事間所失與國同休戚之大
臣豈有他心身咎則如是論之可矣將不利於 宗社之言似
為太過故曰過越也反覆計之罷職過重故不久○兩司承召
而至傳曰如此遑遑之時臺諫累日廢仕至為未安故只適芑
職以示予責之之意勿辭就職兩司啓曰李芑特功專擅之狀
國人之所共憤不可只適其職當期於得請而但自 上重功
臣之意不可不計故就職各曰臺諫累日廢仕故以為未安矣就
職之意知道

史臣曰侍從臺諫累日劄啓只得適相老賊必將益肆兇慘
他日之禍可勝言哉

○傳曰今年旱徵又甚民生可慮故前年物膳其不切於御膳
而徒有弊於民間者其令並減○祈雨于山川○申時太白見
於未地

戊辰下京畿御史書啓

副應教金鬪書啓各色秋幾稍好而亦
多枯死不實春全未發穗今雖得雨

無復可望種秋楚者一村僅一二家自今月于政院曰兩麥雖熟亦初徑刈其未熟者推節承汁以爲粥而食之

皆不實安有如此悶極之事乎京畿尤甚不實飢民抄計以京

倉米輸送本道令都事元虎出入村巷見面分給○申時太

白見於未地夜流星出大微東垣入角星狀如拳尾長五六尺

許色赤

已已 上御朝講掌令南應雲啓曰李芑恃功專擅之罪不止

於罷而自 上重其功只命適之芑之為人性麤而氣厲豈以

只適少自知悔而省愆乎自上極加裁抑如政事之間使不得

干與然後待功臣之道得而彼亦可以自保矣今者領議政仁尹

鏡病不仕左右相二位俱闕請速出左相之代正言沈守慶啓

曰芑若能自裁抑則非但一已之福亦為國家之福而乃敢自

恣勢煽日熾人皆憚懾故無知賤人皆以為臺諫不可犯而犯

之有識之人莫不以只適為未快也頃者弘文館上劄有將小

利於 宗社之語自 上以為過越臣等亦以為下字之誤也

但傳教有曰人心如此不和致災變生焉侍從臺諫為國家論

啓自 上以此答之下人共為未安檢討官禹錦曰芑之專擅
威福之狀自 上亦已洞照而答教乃曰盡心國事措置之際
幸有錯料之失又曰如此則不無懷疑之漸自 上以為元勳
倚重如此而顧其所為則惟務利已不計國事故侍從臺諫將
公論啓之若其所行無失而啓之啓之者果為非矣如其不無
所失則啓之者何過焉臣恐自 上不能洞知其情狀也忠邪
之辨治道所先若不能辨今雖去芑後日之芑難保其必無也
應雲又曰自 上聖學高明四書畢講之後當以史記進講治
亂興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記詩書則古文也未易解
識頃者朝講皆欲進講史記者以其有關於治道也芑獨以為
當進經書史記非所急也此與仇士良之言同士良唐武宗時宦
人也致仕而去也教其徒以固寵之術曰天子慎勿使之讀書
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芑亦恐自
上讀史記知前代興亡人物邪正則將見我抑不得專擅也請
議朝廷孟子講畢繼進史記

史臣曰國家治亂賢邪進退詳備於史略一書故諸講官等欲於經席進講而芑強止之應雲啓之曰其不欲進講史略與仇士良不令人主讀書之意相符云是深得李芑之心而慈殿非但不樂聞以過情之說嚴辭以拒之其不悅應雲之言著矣

○上御晝夕講○憲府啓曰大典內經筵堂上官知事同知事各三員其數既多逐日御講乃常例也當初設官之時豈不商度而酌定乎雖逐日循環入侍亦不為不足而頃於政事時加出堂上之數多至十有餘員太濫至此不免苟充之弊此豈設立經筵之本意耶近來士大夫之間怠惰成習少有勤勞之事不念職任之重輒生自便之計皆以為務苦不能獨支欲資分勞之力今此加設亦豈無此習而然也請並適加設之員答曰成宗朝領事至於十員故其下堂上官知事同雖有事故亦可循環入侍近來頻御經筵而領事只有二三員故大臣商確加定不須改之○日微暈○黃海道癘疫物故一百五十八名

庚午雨 上御朝講侍講官洪曇曰自古疏劄之間豈無過越
之言乎然頃者館中劄辭將不利於 宗社之言臣等不以為
過越也為人臣而專擅威福生殺予奪皆出其手則治道
不成人心不和其終國非其國而亂亡必至將不利之言豈其
迴越乎芑之情狀自 上猶有所未盡洞燭故疑此言之過越
也大抵帝王為治之道莫先於賢邪之辨方今自 上幼冲不
可任非其人而偏信之也古人曰小人有功則富之以金帛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大臣之位具瞻所在居之者出於公正
一心徇國然後其下化之國俗自美芑則不然行己自恣不如
狗彘人皆嘲笑莫不唾鄙如此而可居其位乎自 上重侍功
臣此實美意下人所啓亦是公論不可謂非也人君之道當使
人人得盡其言苟或不然國事非矣近來人不盡言其弊極矣
自 上亦所親覩也言雖失中不以為過然後言路得通國家
之福也一有權姦得志於世則人人皆畏首畏尾不敢發言君
雖欲聞亦不得也故治道之先務惟在於開言路辨忠邪而已

史臣曰李芑雖免相 慈殿之眷注益隆芑之位勢猶重正
如刺虎不斃而其害愈甚此李芑猖然作怒之日也曇乃蹈
虎狼之尾發危言以啓之其免禍幸矣

○傳曰聞朝講所啓都城內民多飢化云前者已令賑濟廳申
勅五部盡力救之者赫一再矣未知不救而如此乎令賑濟廳
設場於鐘樓前都城中之街也為粥救活○上御晝夕講○行祈雨祭

于宗廟及社稷

辛未賑恤使閔齊仁啓曰賑恤之事自上至誠惻怛而小臣

不能奉行 上意極為惶恐待罪傳曰救活飢民無有如卿但

都中許多飢民豈能盡察五部不能尋察而報于廳之故也非

卿之不能奉行而然也勿待罪近聞飢民不就賑場行乞城中

仍致顛死者亦多深以為惻怛而國庫虛竭不知所處尤為悶

痛齊仁啓曰教意至當小臣及郎廳亦於任進往來之路多見

飢民或親自面諭或使下人指往于賑場時有往就其不就者

仍行丐閭里過時不食死者相續故本廳揀舉五部使一一牒

報其不能移就置薄給食救活非不至也而其間致死者不絕雖極
悶惻而計無所施昨日傳教別設賑場于城中多為粥溢以救
活行丐之飢餓者小臣前者亦以此意議于大臣及戶曹堂
上乃曰自 祖宗朝未有設場于城中之時飢民或常留居而
多有病死者則於閭里之中大有其弊云故不能施之及屢計之
傳教之意至當事且完備庶可盡救活之道於萬一也傳曰啓意
知道大臣之議亦非偶然但 祖宗朝未聞如此之飢饉也雖
有凶歲必不如今之甚也今則不可不設于都中使飢民咸就
食焉其有致病而將死者預送于東西活人署可也使之行乞
於閭里而仆死於街巷尤為不宜也其速設場於可宜處盡心
救濟○傳于京畿監司金麟孫曰監司一道之主也雖在平時
豈敢泛察近來凶荒自古所無民率流亡誠不忍聞救荒諸事
雖屢下書列邑守令無一人盡心奉行而徒務飾詐塞責而已
不勝痛心意請兩麥之熟猶可救活聞之春麥十分不實奈如
之何雖欲多方施策公私俱竭未由也已雖然其中守令之不

盡心者監司察而懲之雖不能親出入閭巷講求活民之策勉力宣施予之望也○傳于政院曰今日守令拜辭者多况治郡七事守令之所當體行也此間凶荒太甚民命只在朝夕務盡救荒勸農等事言之

壬申下平安監司

李浚慶

書狀

各日三月十七日

成川

祥原

設山

日平璋祥原雨電

交下田穀損傷

同月二十八日

色廣五六尺長一布許

暫時而止

四月十一日

義州

雨電

大如

鳥卵小如榛子

軟傷

于政院曰

夏月雨雹莫大之變

草禾穀或至損傷

于政院曰

夏月雨雹莫大之變

自上恐懼修

省無所不至而災變層疊

至於此極罔知所措

且三月三十日

定州

呈日暈又有青赤白色

云京中日官何不察啓其問之

○日暈有雲如氣自北方抵坤方長竟天黃如布色黃白移東方而滅夜流星出軒轅星入大微垣下狀如鋒尾長一二尺許

色白

癸酉 上御朝講獻納李致啓曰近來紀綱解弛爵賞猥濫其

所以致此之由必有其源頃者李芑久執權柄擅用官爵且自

多經武職而其子元祐武科出身故武班之人趨附於其門頃

因倭奴絕和托於養武或陞之堂上或陞之嘉善以致官爵之
猥濫名器之輕賤而紀綱解弛矣紀綱之立雖在於上而為
大臣者奉體上意至公至正則必不至於此也○上御晝夕
講○傳于政院曰今日朝講臺諫啓以都中設幕未便之意凡
事豈有定規當隨時而善處今年凶荒閔迫已極故設幕于
都中以救其飢甚不能就場之民香使之過此未安云此則不然
雖非此處香使之去也如橋下路側等處寧無棄處乎况賑濟
之處豈必有屍身乎得病之人已令移救於東西活人署若死
人則尤不必使留于此也政院其知之○領議政尹仁鏡啓曰
臣間傷風寒熱雖不發而食飲專廢精神恍惚今僅運身頃者
凶文館上劄論李芑時乃謂小臣唯唯同事贊助其勢將焉用
彼相哉小臣重彼物論不可仍在其位朝廷必有處置之事待
之久矣近適拜表臨迫病又少差故今日力疾詣闕矣反覆計
之決不可覲然在職請速命遞答曰近來大臣之所失乎則未
之知也前左相以何事失人心至此乎大臣三人一時被論予

深以為駭愕也自古執政大臣以國事為己任盡心為之則難免
專擅之名也文字間雖有過越之言豈可以此而搖動乎勿辭
勉行其職是予之望也仁鏡再啓曰唯唯同事贊助其勢此非泛
然文字間辭况將焉用彼相之言乎大臣之道雖有微駁猶難
在職况被重論乎雖命勿辭臣豈覲然在職乎非徒只逆願
伏其罪答曰以文字間過越之言豈可輕動大臣乎更勿為辭
其速卜相仁鏡又辭不允○祈雨于慶會樓池三日○日微暈
申時太日見於未地○慶尚道癘疫物故一千六百八十三人
○江原道金城兩雹大如雞卵麥穗擺落忠清道丹陽兩雹
甲戌 上御朝講侍講官金澍曰頃者臺諫侍從論李芑恃功
自恣專擅威福貪污無狀之罪自 上洞知其情故已命違之
保全功臣之道須及於罪惡不大之前故公論亦以為當及此
時而啓之厥後外議紛紜或以為芑之治逆賊太深故論之云此
言不知出於何處芑之功則固大而厥罪亦重不得已論啓非
謂其無功也此等浮言皆欲動朝廷而殺也自 上鎮定則邪

論自戰矣○傳曰經席必啓以設賑濟幕於都中為未便云其
令移設於僻處領議政尹仁鏡啓曰小臣重被物論而不許辭
避必以進退大臣為難也然小臣非如微官決不敢冒處請速
命適答曰近來災變疊臻未知國事終何如也右相以柱石大
臣早逝卿又累日來辭尤為固措自古大臣有被論適而復職
者更勿辭仁鏡三辭不允仍答曰今當引見言其不可辭職之
意○大司憲具壽聃大司諫陳復昌等啓曰頃者臣等以李苞
事合司論啓者乃以三公百僚之長為朝廷表率則凡行已處
事所當一出於正而已苞以麤雜之人據具瞻之地恃功專擅
威權日盛至於賣官鬻獄賞罰予奪無所不用其意賄賂干請
者不論事之大小難易輻輳其門人皆唾鄙物情憤鬱故臣等
將公論敢啓而竊聞近日或以為大臣於治罪逆類曾有過越
之事固宜彈駁云者有之此非臣等之意也大臣為宗社除逆
賊非一己之私設或有過越之論不可以此為非也當今上
方以冲國勢粗定好議論之人乘機投隙胥動浮言使人心搖

動國是靡定則豈不寒心自今以後若有造為如此之論者則朝廷固當不饒矣自上亦當深燭是非以鎮人心如此雜議若不辨之於早則終必為患所關非輕故臣等敢啓答曰觀此所啓至為驚愕逆類不無故以一大臣身貶而如此造言矣今當引見答之○上引見大臣及臺諫于思政殿答下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 慈殿令尹仁鏡進前教曰近來三四年之間元勳柱石相繼早殞天災疊臻早燠又甚罔知所措加以前左相被論見遼卿亦嫌其言逼累日來辭尤為罔措言者之辭雖或過越必其激發而然也一大臣進退所關至重欲保一身其意當矣不計國事亦豈可乎今見臺諫之啓極為駭愕以此觀之心不可謂定也當此之時三公皆退則豈不寒心言官之意亦豈敢盡動三公乎願計國事更勿固辭今者政丞二位皆闕姑先卜其一相以鎮國勢仁鏡曰近來災變連仍林百齡既逝鄭順朋又死此豈國家之福乎臣自筮仕一不被論而今被重駁方杜門省愆而命以卜相居具瞻之地被此重論而覲然行之

則受人譏笑不淺且今見臺諫所啓浮言胥動臣亦不勝駭愕
然不可以此輕動 慈殿荅曰見臺諫所啓至為駭愕人心不
可謂定也且弘文館劄子果有過越之言欲其激切故文字上
例多有過越之言當此之時須相豈宜為引退之計乎人臣之
罪莫大於亂逆今時之人當懷不共戴天之心元勳大臣雖或
過治盜賊豈可以此為非乎今時之習庶恥道喪當先正朝廷
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京師四方之本本既清則四方效之臺諫
欲其如此而啓之矣左相之他事不可知也其好施片簡恣行
貪汚者必拘於人情故也動一大臣雖無此言尚慮國事之何
如今又發如此之言此必逆類欲乘間投隙而然也極為寒心
乙巳年之事以朝廷見紿於賊任故自上以為既自知之則
當必回心向國罔治脅從而從歇處之故邪說不止也頃者請
追罪安老之事在大臣之道所當為之但以歲月已久而又多苟
且定罪之事故不聽也及側小人望其翻覆至為寒心仁鏡曰
安老之事物情乃然故啓之自 上傳教之意至當故更不啓

之今出邪論欲使朝廷擾亂者不無中立之人而然也然不可
的指而罪之上下以鎮定人心為務則自然銷絕矣具壽聃曰
近來習俗渚薄朝廷及閭閻間雖有小事囂囂之論輒起兩司
之論芑也蓋以恃功驕恣專擅威福賣官鬻獄所行貪汚人皆
唾鄙在百僚之上甚至於此則朝廷何所取則臣等將公論啓
之非出於逆臣相干之言也厥後外議有曰頃者左相深治亂
賊故臺諫以此論之云此言不絕則播諸朝廷皆疑其實然非
所啓之本意而成言如此則不無後弊自 上先知其如此則
國事無憂矣 慈殿答曰此事雖在奴隸之間所當斟酌而朝
廷之間不無此議云有識之人若然則人心益不靜矣予甚驚
駭且左相事物論憤發臺諫不得已論啓矣然左相力為國事
近乎專擅予見國朝寶鑑 太宗朝河崙政丞盡力於國事議
論蜂起時適有旱災廷議以為河崙為政丞所致至曰人知有崙
不知有國盡力於國事者必近專擅方今 主上幼冲國事專
委大臣豈不近於專權乎大臣之失臺諫論之使改臺諫之失

大臣論之使改可也 中宗朝大臣不得有一呀為政權專在臺

閣至於趙光祖時有似掩捕盜賊士林多傷金安老當其過小

時無有論者至於國事將危之後始治其罪天佑神助艱保

宗社大臣臺諫相為糾正實是朝廷之福近來侍從論左相之

事多有情外之言經筵勿進史學之言此豈欲使人主不知其過乎

經席南應雲引仇士良之言影芒故如是教之必以自上幼冲當先講經書文理既達則

史學自可解見弘文館臺諫之不宜相駁者必欲糾其病處豈

欲專權而然乎欲其激切而多有過越未安之言以此反側小人

窺覘朝廷欲為動搖豈不寒心今或有救護逆賊者則當以逆

賊同論陳復昌曰近來士氣摧折不論其大臣之失而只駁末

官之貪污豈能矯士習之非乎在耳目之官者不可負聖恩

故啓之矣言之過越自古亦然近來無根之言有不足數而此則機

關所重故啓之然若有乘間隙之人則臣豈不知乎雖罪人之族

親等是迷劣者設有是心何能有為乎 慈殿答曰自上非

以為有餘黨也恐有反復小人有時抵隙動搖人心也此必反側之

人欲測人心發此言也復昌曰上下若小有狐疑之心則不可矣若
此言傳播積漸成疑則有妨故啓之若欲推而罪之則有妨國
體○卯時有黃白雲如氣二布廣一道起乾方抵環坎艮方而分
二道抵東方良以下天際而滅日暈兩珥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七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八

五月乙亥朔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旱乾之極京外

同然禱祀雖遍抑亦未矣災戾之出必由人事故古人曰人主膏澤不流於民則雨露不降又曰酷吏貪風暴氣蒸為時癘又曰災異之出由於冤枉唐太宗值旱放宮女三千曰幽秘可悶今亦宮女之任無所關者悉令放出使勿幽秘且近緣淑儀揀擇有命禁婚閭閻之間不得婚嫁必有私悶世家大族應選之類禁之可也其間不合應選之家年歲相違之女許令以時婚嫁凡事之涉於冤悶者多方念之以冀回天幸甚持平李瑛啓曰頃者兩司論啓李芑者非有他意蓋以芑之一身所失甚多不可仍在相位故再三啓之但言官論人只中其所失可矣而不能無過越之辭者蓋上若或留難則謂其必如是然後庶回天聽也當斟酌而聽之優容而勿過也近來人心不淑臺諫或有論啓之事必藉口交構眩亂是非使人心疑懼昨日兩司來啓欲自上預知此意向鎮定也

史臣曰此言失之矣有言責者褒不揚貶不抑必以其實然後
可以行於君信於時傳於後世也豈可曲為抑揚之論以幸
君之必聽哉使人君不重臺諫之言者未必非此言為之導
也

○上引見拜辭守令及輪對官○上御夕講○下咸鏡道御史
李無疆書啓于政院曰咸鏡一道遠於京城且連胡境尋常比
顧之念為如何哉舊儲已盡新穀未登予懷罔極予於前日以
勸農救飢事下書監司

名

非一再矣而咸興乃其所居之地

意必另加措撫使民無冤今聞田野未闢飢民愈甚以此見之
殊無盡心奉行之效予甚失望鏡城居民曾受移轉之穀而亦
為不足云今更量宜及時移賑事並諭之吉州官儲猶多而委
諸下吏其慢尤甚牧使李弟男罷之○日暈夜流星出天津星
入艮方天際狀如鋒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丙子 上御朝講正言沈守慶啓曰用人權衡在於銓曹近來
宰相請簡雲委銓曹亦不得任意注擬夫人物賢否非銓曹所

能周知為宰相者泛薦人物之可用則雖舉親戚猶為可也不

度人物賢否惟伺窠闕之有無公然折簡請以某人注擬某職

弊習已成將不能祛自上若洞照其狀則彼輩庶有忌憚矣

○上御晝夕講○傳曰各道所報忠孝節義之人如士類可叙

用者為先抄啓○領議政尹仁鏡以上相封書入啓曰此人洪彥

頃者患病今則已歇政府非如他司不必常仕老成之人宜在

相位故以此人書啓傳曰至當○傳曰今年凶饑賑救之際豈

無盡心奉行守令乎各道監司處斯速下書令從實馳啓○傳

于政廳曰吉州雖曰邊方乃北道初面而近緣凶歉疲弊轉極

于意欲以文官差送作于耳目非但蘇復一邑降縣傍郡有所

畏戢也仍以一封書尹仁鏡所上下于吏批曰卜相如此坐次

何如蓋洪彥弼以曾經領相而回啓曰亦有前例無妨也傳曰

知道以洪彥弼為議政府左議政李芑為豐城府院君安珖為

漢城府判尹蔡世英為成均館大司成尹兩為司憲府掌令南
應雲為通政大夫吉州牧使○行祈雨祭于五方龍神全羅道

雲峯求禮東北風大作喬木顛催屋瓦皆飛禾穀大傷

戊寅 上御朝講○上引見黃海道監司南宮淑拜辭教曰民

飢方甚道饑相望鄉其體予至意盡心救活○領議政尹仁鏡

啓曰韓明澮自領相見遯後九年還入為左相沈澮及鄭光弼皆

自領相見遯越十年更為左相前事如此故吏曹以洪彥弼為

左相彥弼坐目本在小臣之上而今又居下至為未安且首相必

須一時之有名望學識者然後可堪其任彥弼學識有餘名望

最重合為首相小臣之情如是敢啓答曰首相之位不可輕動其

勿更辭仁鏡三辭不允○上御晝夕講○憲府啓曰鏡城府不

謹救荒積屍滿野至為駭愕兵使李夢麟以主將不救境內飢

民民皆飢死其不死者皆流入於胡地請罷且判官王希傑

亦不盡心救荒請並罷職答曰皆如啓○祈雨于春堂臺池○

忠清道癘疫物故百八十七人

己卯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洪暹曰近值元旱八道同災自
上軫念民生出於至誠賑飢蠲弊無所不至內自輦轂之下

外至窮鄉之陬孰不知上意之至此乎然而天譴不弭驕陽
作孽臣恐十行之下書不如一言之責躬尋常惕念及躬自責
然後庶可以答天譴而回天心也豈言語文字之間所能致乎
匹夫殫誠猶能格天千乘之主苟盡其誠何患天意之難回乎
○傳曰今見開城留守宋純啓本兩麥已登故本府飢民分付
其族使之護恤他邑流民亦皆送還鄉土但無辜之民不忍散
遣欲仍賑救而穀盡無策請撤賑濟場云無辜之民其數幾何
今遽散遣誠不可忍其以京倉陳穀量數轉移限秋賑救之
意言于該曹及賑恤廳○上御夕講

庚辰上御朝講大司憲具壽聃曰伏見州府教坊之設將待
成才以備進豐呈之用選妓習樂以時上京顧其成才甚難非
一朝一夕所習而致也近來連遇國恤久廢音樂新習之妓未
及成就稍解絃歌者其數甚少頃者功臣丘史勿論京外許令
自占以此成才之妓無遺占出致令妓生無從傳習至為不當
以國家優待功臣之意改之必以為難矣然許於奴婢繁盛之

處任意擇占代充其額則事非專廢而公私兩便矣○領議政
尹仁鏡左贊成閔齊仁左叅贊任權右叅贊金光準啓曰臣等
聞北道兵使李夢麟鏡城判官王希傑以不謹救荒並罷兵使
雖兼府使其所任則防禦最重法司之別有所聞未可知也今者
北道飢甚兵使判官一時俱罷則迎送之際一路皆受其弊而
鏡城亦將棄之請姑舉其失下諭責之待其適來左遷何如判
官不治其任罷之固當但希傑自侍從擇差以送何敢不盡其
心乎物衆地大之處幸有所未及遍活也今若罷適其弊有甚
雖其繼往者安知能逾於此人乎亦當仍任可於適日並依兵
使之例咨曰聞北道之事不久將棄咸興監司本營而餓殍相
望田野不闢監司所在猶且如此而况列邑乎雖無積儲懋遷
有無盡心措施則豈至於此乎兵使雖非專任所當盡心非徒
不能救活使吾民投入胡地者甚衆其責大矣但以兼任之故
依啓不罷判官乃其責也民飢不救骨暴不掩殊失擇遣之意
雖未得愈於希傑者罷此以示譴責之意則庶可警後而起懶

矣其代已出金德不須改之○上銜晝夕講○擲奸于東西賑

濟場及祈雨處○以曹光遠為戶曹參判金澍為司憲府掌令

南宮忱為弘文館修撰柳潛為副修撰○日暈

辛巳 上御朝夕講○左議政洪彥弼啓曰臣本以章句迂儒

別蒙 中宗覆燾之恩致位相列自顧已極常懷慚慙臣民無

祿 中宗上賓襄庀大禮謂臣大誤指臣無狀之罪臣終罷相

然祿秩依舊聖恩深重今值 聖上推新之治輔理經綸宜有

辦手不意衰病賤劣又見收用更玷重地汚辱清朝再覆公餗

決矣請亟適臣職答曰知自 先朝德望之重予豈不知 仁宗

朝雖被物論豈可以此辭避乎其勿更辭彥弼再啓曰臣丁酉

年拜左相至甲辰年被駁適為樞府凡朝廷公會一從座目今

入政府坐次前後各異宜適臣職用坐目當次之人則事得順

而舊制無廢臣職在百僚之長如引嫌不言則不可故敢啓答

曰德望老成之人在相位然後國事得宜雖曰年深有病非如宿

疾政府亦非常仕之地卿其竭誠國事以副予望○日暈○夏

至測候兩處仰釜大陽行度夏至晝影皆差違

壬午 上御朝講特進官金明胤曰頃者令各道抄啓忠孝節
義之人臣竊聞之非但外方朝廷士大夫及宗室之中心喪國
恤者頗多有之是雖臣子之職分不可不為之褒獎也國遇重
喪一國臣民咸懷罔極之情及其無事過哀之後無貴無賤苟
有父母者莫不設杯酌以奉其親臣在外聞大臣建請為進豐
呈自 上不許臣固知 聖上必以遇凶歎舉盛禮為未安於
心然為親之事寧拘於小弊乎事故多端家國無異若於無事
之時計此小弊則為親盛禮無時而可舉也○上御晝夕講○
憲府啓曰弘文館修撰尹潔以新進之人在論思之地所當日
加操心謹勅行已放蕩無檢崇飲為事讀書堂乃一時重選賜
暇儲養之所而與位高儀賓綾原尉具思顏船遊江上縱恣宴飲聞館
中有議事一會之奇托病不來所失甚重已越署經不可仍在
本職請適答曰如啓

癸未撰集廳郎廳以領議政尹仁鏡意啓曰撰集廳修撰垂畢而尚未

校正左議政洪彥弼豐城府院君李芑詳知首末請令仍參以畢其事 傳曰可

甲申傳曰近見刑曹公事獄囚之元非死罪者多致物故無乃救療不至刑訊不謹而然乎今後謹救療慎刑訊之意言于刑曹

乙酉 上御朝講堂令金澍啓曰近見日候將雨不雨若不得雨則西成之望左矣今者令兒童巫女祈禱既遍求雨節目靡所不至然此特文具之末格天之實不在此也頃者雖下求言之教而陳言者未有一人此豈國無闕政而然乎士氣摧挫不能振起之故也培養士氣別加崇獎今之急務也孝子節婦褒錄之時所當審悉而假偽冒叅者間或有之南部管領李良同素行悖戾廢其部人連名告狀以孝旌門凡過其門者莫不齒冷國家褒獎之方反為嘲笑之歸若此等事初若詳察處之豈至於此乎○上御晝夕講○傳曰聞朝廷士大夫及宗室中多有心喪國恤之人云其令該曹抄啓金光準金明胤皆

以不為豐呈未安云予亦限達 上殿尚未蒙允常以為未安也○忠義衛延光達上疏略曰體元者人君也調元者宰相也上有有為之君下有有為之相則天地和而陰陽順百職理而庶事平上雖有有為之君下無有為之相則天地不和陰陽不順而災變疊見當今之時為宰相任其責者不以變理為事而唯務妻妾之奉其可謂有為之相乎此臣平日所憤惋者也經曰費從罔治頃者大逆不軌之徒已盡伏誅而其間費從緣坐之人豈盡出於有關之罪乎古有夏霜墜地一夫猶能感自况緣坐之人無慮百人者乎 殿下當天災之示警省躬以應天
使伸冤閔播告中外此實 睿衷恤隱之俞音是天地再生之
主恩也伏願 殿下不以在僭而罪之承旨鄭彥慤以疏入啟
疏末有駭愕之言至為未安傳曰陳時弊則可矣請放罪人緣
坐其言迷劣不足數也啟意知道○日暈
丙戌雨 上御朝講大司憲具壽聃啟曰政丞座陞降大關於
朝廷體貌領相尹仁鏡啟請自降左相洪彥弼亦不自嫌以啟

座次之難皆為朝廷體貌之大也臣聞之前事沈滄韓明滄俱以曾經領相後為左相者其時領相鄭昌孫申叔舟座目本在二人之右也頃者鄭光弼亦以曾經領相後為左相而其時領相死未出葬故不計座次姑為左相也今則不然洪彥弼為左相時尹仁鏡以吏曹判書陞右相彥弼領相下批後雖未出官凡朝廷公會居仁鏡之上而今又居下前後各異事體不便座目祖宗朝舊例也朝廷體貌所關甚輕在今不可尋常處之請令廣考而定之傳曰政丞座次令吏曹廣考前例以落○上御晝講○吏曹啓曰政丞座次無可考之典請於承政院日記考之傳曰知道

丁亥雨傳曰旱災比甚憂悶斯極今日之雨其喜曷勝來十七日將行 宗廟社稷再度祈雨祭而今見雨勢不止觀日候退

行

戊子憲府啓曰國家重待功臣錫與之蕃寵渥之隆 祖宗朝以來未有如今時為功臣者感戴聖恩之罔極盡心圖報宜無

所不至而未免已私之累貽弊甚多外方女妓之成才者爭相
擇占盡拔其尤或於一邑多至四五口有妓官土豪等多般請
囑納貢於功臣之家自占率畜者亦多其為猥濫一至於此非
特此也殘弊之邑奴婢數少供役之煩且不能堪而如有應對
更捷居計補饒者則盡取無餘使殘邑日就於彫弊將為棄邑
請一切刷還以杜濫占之弊答曰已出奴婢若令還奪則似為
騷擾故不允

已丑兩遣承旨韓叫致祭于右議政鄭順朋○承旨沈通源考

前代政丞座次書啓

天順辛巳鄭昌孫為領相申叔舟為左相
沈澹為領中樞韓明曾為兵曹判書壬午

年申叔舟為領相成化丙戌黃守身為左相十月韓明澹為領
相沈澹為左相黃守身降右相丁亥四月黃守身為領相沈澹為

左相五月沈澹為領相甲午年申叔舟為領相韓
明澹為左相丙午年鄭昌孫為領相沈澹為左相傳曰見此則沈

澹為左相黃守身自右相越為領相似不但用座目也明日殿講

後命招政府東西壁六卿及兩司長官同議以之○下全羅道

觀察使金光轍書狀

古阜郡守金應斗輕徭薄賦務祛民弊
當此荒政益勤奉八在諸邑為最

仁縣監申潛政尚廉簡愛民如子大舉荒政多方設策
非且一境得以全活他官之來寓上活者幾五百餘人

于政院曰金應斗申潛盡心救荒各加一資以示褒獎之意應斗

陸堂

庚寅 上親講試儒生通略者賞格有差○左贊成閔齊仁兵曹

判書黃憲右贊成沈連源左贊成任權工曹判書尹思翼戶曹

判書鄭世虎右總贊金光準吏曹判書尹元衡刑曹判書朴守

良禮曹判書李徽大司憲具壽聃大司諫陳復昌承召會賓廳

傳曰當初卜相予亦疑其座次問諸政廳則亦有前例云故予

亦以為老成之人合在相位其後朝議皆以座次為疑故欲令

朝廷廣議以定有德望老成之人在於相位實予意也閔齊

仁等書前例河崙永樂壬辰以領相降為左相李稷宣德丙午夏以領相降為左相以啓曰

臣等考政府先生安則前例如此矣但大臣座目自下擅定

為難伏惟 上裁傳曰古例如此則依此為之○傳曰平安

道平壤中和慈山三登順安癘疫熾殺人多致死子甚慘怛于

懷飢餓之極得病便死豈但癘疫之所致斯速下書于監司

令列邑官給賑穀使之全活○平安道癘疫死者四百三十八

名

辛卯 上御朝夕講○上引見潜邱時師傅宗藩寺主簿慎希

復賜賚甚優○以洪彥弼為議政府領議政尹仁鏡為左議政

鄭惟吉為弘文館副應教吳錦為校理慎希復為軍器寺判官潜

邱時師傅特命陞叙 閔堯為司諫院正言

史臣曰彥弼無經濟大略然清儉自守小心謹慎公退無他營為唯以讀書為事代芑入相雖無建明之事而朝野特以為安

○日暈

壬辰 上御朝夕講○諫院啓曰人君接下自有儀度少或簡易

則非徒苟且於一時亦不無貽弊於後昨日自 上以慎希復為

潜邱時師傅特召引見此雖無妨而命勿入史官希復在朝官之

列非王子駙馬之例則豈可以無史官而引見乎政院居侯古之地有

如此之事則所當極陳其不可使君上接下之道一出於正而止

於一啓苟塞其責殊無惟允之意至為恭矣都承旨韓以長官其

責尤重請適都承旨以懲其餘古阜郡守金應斗力於救荒雖

為可賞而堂上重加固不可濫授於未經三品之人今之守令
資窮者多設使能救荒者多出於八道則其可盡授重加於人
人乎尤非可繼之道請還收成命荅曰慎希復引見之時政院
請令史官入侍予意以為非常時出入之人遽即嚴君臣之禮
而待之則敬謹之際未能盡故舊之情故不令史官入侍也此
失在上何責承旨乎昔光武與子陵同宿之時史官入侍乎予
未詳知之金應斗事落意當矣近來守令全不奉法乃能盡力
救荒若此者八道豈能多得乎聞御史等之言亦未有如此者
故賞以重加矣不允後累啓改正○日暈兩珥

癸巳 上御朝晝夕講領議政洪彥弼啓曰臣伏見三公之職任
重位尊似無輕重然統攝謀斷多在長官臣以不才參列其間
包羞足矣又轉為長不但伴食貽譏損辱重地必矣乞速遞臣
職荅曰以德望言之卿豈不足於長官乎不能廣考前例故未
得下批於其初矣更勿為辭彥弼再啓曰臣年老病深行步跛曳
雖賴人扶未免顛仆趨入闕庭衆見駭怪如此而欲供職事難

矣不但政府非養病之地妨賢之路蓋亦多矣乞適臣職答曰
雖曰年老病深政府非常仕之地調理可行其勿更辭○日暈
甲午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日暈申時太
白見於未地○咸鏡道富寧兩霄大如栗子禾穀損傷

乙未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洪彥弼曰 中宗辟殿久不過二

三朔今 殿下自前年十二月避殿今已六朔天道人事亦既

變矣是雖遇災而戒懼之道久則過禮今者天時極熱暑炎轉

劇御謹答下極為未安夫避殿之事出於周末歷代因之至于

我朝亦多行之然久則不可請速復正殿以御經筵事體得

當矣答曰復正殿事啓于 慈殿則曰近來年運凶荒災變連

仍當此之時無以答謹故避殿減膳以應古事雖似文具不得

不爾前者大臣亦有請者以此不允矣姑待秋節復殿為可○

摘奸于四山○上御夕講夜對○日暈夜月微暈

丙申百官進箋陳賀初用樂 大殿誌日也○京畿監司金麟

孫拜辭傳曰今者兩麥已熟飢民有田土者可資以活其無田

土者與初無益寧不矜惻御巡歷列邑另加申勅守令使終救活○日微暈甲時大白見於未地夜流星出左旗星入天棓星狀如大梨尾長四尺許色白月微暈

戊戌黃海道監司南宮叔狀啟道內黃州海州瑞興信川鳳山遂安白川載寧江陰松永殷栗長淵癘疫熾發多致死亡又多方痛傳曰其令禮曹劑藥下送使得遍救○京畿癘疫死者四百二十一
人

己亥 上召對

庚子 上御朝講○檢詳金鎧以大臣意啟曰今雖五月天時則已屬六月日氣熏蒸暑炎漸酷請停晝夕講朝講亦擇清涼之日為之傳曰知道○上視膳于 大王大妃殿及 王大妃殿

辛丑 咸鏡道監司

李名

北道兵使

李夢麟

狀啟進上昆布採取於

胡地厚羅島今年凶荒胡人三十餘戶來捉海魚打幕居生我國之人相雜採取慮或生事何以處之備邊司啟曰厚羅島雖在海中自設六鎮進上昆布專委採取不可輕廢其來接胡人

皆是城廡歸順之類。號令達達在於邊將，即令嚴諭撤還慶興府凋弊尤甚。蘇復之策不可不舉。呀定昆布限蘇復間令該曹磨鍊量減。上從之。

壬寅 上御朝講○夜南方如火氣

癸卯領議政洪彥弼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黃憲戶曹判書鄭世虎丘曹參判金益壽戶曹參判曹光遠參議元混議啓曰：兩界之務依古例分授宰相事在。先王朝果以李克均成俊分授而委任頃於中宗朝亦有啓請而竟不施。大抵此事近日所不為之事，恐未得遽行。答曰：兩界事在。先王朝分授宰相使為己任，兩界虛踈莫如今時。予亦年幼，欲分授措置此意，何如？彥弼等啓曰：兩界分授宰相事必得其人，然後可以授之。當與朝廷更議而啓之。又啓曰：六月節已入於今月二十二日。故頃日臣等啓以清涼日御朝講矣。今見日候盛熱，請停明日朝講。答曰：啓意知道。○知中樞府事鄭士龍啓曰：修史之職所以備叙一代之事，傳信萬世之後，其任至重，必須選庶僚之賢。

具三長之才然後取舍當而是非公局有同寅人無異議苟或徒繫虛銜靡效寸補費廩而無耻取譏而不恤非但獲罪於當時亦將貽責於後世况望撰次之有序而刪定之得體乎臣素多虧玷不容公議中被擯棄積有年紀猥荷中宗大王過錄虛名累加收叙然而僨接華使之外未嘗為文字之任恭遇聖上嗣服不以無狀擢長秋官適丁史局之設復叅都廳之列六卿既非其據史職尤非所擬苦辭于總裁未獲其替改繩勉供事奄周寒暑臣唯思纂輯之殷庶輸埃補不悟叨冒之誚坐速官謗彈論之發正中臣愆而又與病會沈淹累朔用是上辭至于再三不蒙俞音兢悚罔措不知所以自處大抵庶職諸司官有大小任有條分小攝於大分摠於集以責其成貳亞之任惟務順承亦不廢事史局之體大異於是各房元稿抄整成卷總輪都廳其刪繁就簡衰少增多俾歸折中謂之合考過此以後不復校證直令淨寫雖上有總裁而稟定之事不出梗槩比事以觀任之輕重不辨可知顧臣何人敢辱此地乎居此地者

若才力不逮望實不孚則雖無非議不可一日苟處况臣言才則短於機線指咎則重於丘山就令強其不能享成于人當世不以為公後世不以為信以臣一人濫冒之故舉國乘而不重則其所關當如何哉况臣出身歷官四紀于茲動被論劾率閱旬月乃已日錄所載屢書不絕臣雖不被顯駁所閱文字殆為罪案則臣豈可苟然不避以卒其事乎凡人當官處事器不相稱則無以報效內不自安則莫克展布雖卑官散職不可驅策以收其用臣之所帶者何職所理者何事假分外之銜冒皮裏之非敢為展布報效之地於其間哉臣反覆思量決不可冒處伏望 聖慈諒臣不為避事而喋喋憫臣實有難處而區區亟命解臣都廳之任以授能者則物情舉慊而史事有濟矣且弘文提學任亞典文經筵知事職繫勸講自非地望燕隆才識俱優不可冒授如臣負累豈宜忝帶並命改差不勝幸甚傳曰卿有華國之才何謂物望之無乎雖或被論於一時立朝歲久寧免於一被論乎不必辭之士龍四舞命處實錄廳堂上是時士

龍雖有文墨之才而素無行檢不容於公論久矣其於修史之任人多譏之故辭之○左贊成閔齊仁啓曰小臣方為賑恤使考諸前規則賑濟場或於五六月例皆撤罷今則國儲不敷似不可浪費但飢饉之人相望於道今若罷場則飢困之民將無所延活當與朝廷共議限開月不罷也且士族飢饉者及寡婦等不得自丰求食各別賑濟事有教故訪問于五部則厥敷孔多雖六月罷場而此人等限七月賑救何如傳曰國穀之虛竭雖不可不慮百姓將盡飢死豈計國穀而不救乎場則雖於六月後罷之士族人及寡婦等依所啓限七月賑救○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六月甲辰朔傳于政院曰昨見忠清道監司

羅世續

狀啓兩麥臨

熟刈食已盡早穀未登之前至為可慮云如此之時督徵官糶民必流離其有田土者徵三分之二無田土者勿徵事斯速下書使之申移各邑○豐城府院君李芭啓曰小臣罪惡甚重而只命適職上恩同極措躬無地惶恐惶恐實錄摠裁官任褒貶

人物之責小臣罪盈惡積一身之過失尚不能自知何敢是非人物乎當初請辭不獲允可力疾而行黽勉已久今則舊病復作年且老矣早暮勤仕決不能堪况可任之人非止一二請速命適撰集廳錄人罪惡尤非小臣所可冒處請命並適傳曰自古執政大臣盡力於國事則必致人議一時雖有過越之論豈可以此盡適兼職乎勿辭再辭不允○慶尚道癘疫物故六百三十人

○日暈

乙巳領議政洪彥弼左議政尹仁鏡左贊成閔齊仁右叅贊金光準吏曹判書尹元衡啓曰功臣丘史奴婢望定時各邑殘盛及女妓成才與否未及察之只據前例之事使該曹望定矣今者臺諫之公論如此至為未安惶恐待罪傳曰此非新例自古而然其勿待罪○豐城府院君李芭啓曰實錄摠裁之任必責之正人君子然後是非好惡不失其正決非小臣之所能堪任也况今可當之人固非一二雖非正一品亦可任其事也前者鄭順朋以己卯年被論辭避獲適摠裁小臣之事甚於順朋

中宗朝曾被重罪幸蒙天恩僅得生全又於仁宗朝更被重
駁至于今日所失甚多罪惡無狀安能辨人之是非乎况摠裁
官非如實職請速命適且撰集廳尤非小臣之所可參修正名
定罪而臣任其事則後世之人豈無致疑乎請並命適傳曰以
一時被論豈至於不能堪摠裁之任乎雖曰有病亦非宿疾須
調理行之鄭順朋事蓋以己卯是非今尚不定故適之豈與卿
同乎卿雖被論於中宗仁宗之朝皆奸人之所為而今則
是非已定不須辭避撰集廳非獨任之事尤不可辭也芑三辭
傳曰懇辭至此故電勉從之芑仍辭領經筵不允○以韓智源
為吏曹佐郎竒大恒為弘文館正字○初昏流星出天中入南
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一丈許色白良久乃滅

丙午 上召對○日暈

丁未 上召對○日暈

庚戌賑恤廳士族賑救者三百九十二戶東賑濟場飢民五百
四十四名西賑濟場飢民四百十三名

辛亥 上召對

癸丑下京畿監司狀啓于政院曰高陽郡守柳渾盡心救荒闔境賴以得全云其加一資○上引見王子駙馬于慶會樓下賜賚有差

甲寅日暈夜月微暈

乙卯 上視膳于 大王大妃殿 王大妃殿

已未忠清道癘疫熾發物故五百三十餘人卧痛七百六十餘人傳曰令禮曹藥物急速齎送○日暈夜月暈

庚申漢城府以四山松木禁伐事目入啓曰近來人心頑悍專不畏法恣為斫伐無所忌憚然設軍堡警守處則不得偷伐請撤閭閻間不關之堡移設於山谷要害處令應直軍士晝夜看護如有伐木掘土人等劃即捕告則庶可禁斷而非本府所敢擅便須捧承傳與該曹同議施行之事故敢啓傳曰可○忠清道癘疫物故四百四十八名

壬戌夜月暈

癸亥夜流星出天市西垣入西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八九尺許
色赤出北斗第一星入亢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出室
星下入危星狀如拳尾長六尺許色赤

甲子以李夢亮為禮曹參議丁應斗為掌隸院判決事李元祿
為吏曹正郎朴世煦為江原道觀察使○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夜流星出河鼓星入南斗星狀如錐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乙丑平安道兵使梁允義馳啓曰滿浦鎮今六月十三日賊胡
焚守護廳拔去長城門鎖鑰鎮將追入彼地二息餘程遇賊三
名斬獲一名○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寅政院以報息人金承弼上言入啓曰上言內文字多有不
解字行高下亦有誤處且告變事不為上言例也而如此為之
似為迷劣傳曰觀此上言果為迷劣然既為上言牌招大臣推
問被告人○領議政洪彥弼左議政尹仁鏡承命詣闕傳曰上
言內文字雖有不解處事關國家被告人不可不推也仁鏡啓
曰見此上言大槩柳仁淑查頓姻姪之稱稱金淬於朴文起處買得有色

好馬此人疑其謀逆而然也大抵奸細之徒少有疑事則進告者頗多此乃乙巳年事而到今來告亦似無據然涉於大事臣意以上言封送于本道監司使之推問而傳教以謂事關國家如不得已拿推則事干甚多其言之實不實未可的知而外方許多事干盡拿推之似為騷擾金淬為先拿問事干則命囚其官待其有所問而拿推何如荅曰此事非不知不實也然如此關國家之事以為迷劣之言而棄之則他日實有叛逆之事必不樂告也是非間推問則自有虛實之辨矣金淬為先拿問

其上言畧曰柳仁淑緣坐之罪但及子孫而不及可坐者於臣之心至極未安縣豪強金淬柳仁淑之查頓也仁宗大王別

世後沃川居朴文起有邑能走大馬倍價買騎與孫子朴賢能

等到京留累日柳仁淑被罪之時金淬逃返其家此必有所以

也真偽事于金玉還朴永光金世亨周仁貞諸虞信鄭戒宗朴

元郁金守恩等當推之况其家門婢夫裴石云上典等有福無

雙柳書房書簡內朴賢能速速上來云云而上典等上京柳仁淑被罪時能逃至今無事云窮推治罪以懲後人事○上

視膳于 大王大妃殿 王大妃殿○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

流星出五帝星入貫索星狀如拳尾長七八尺許色白出天

市東垣入坤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一丈許色赤出虛星入扶筐

星狀如梨尾長二丈許色白

丁卯檢詳金鎧以領左相意啓曰自古遇災避殿未有經年之時而今者自上久避正殿皆以為未安秋節已入請復正殿傳曰如啓○綾原尉具思顏密啓曰小臣與佐郎尹潔杯酒相交尋常往來將七八年只愛其文墨不知其心術近年以來言似怨時者數矣不知其故而然也心常疑畏而依舊待之今春罪人安名世伏誅後十餘日潔來到臣家小臣與他友對坐而潔於酒半無端語臣曰安名世臨刑時從容處事平日有所守之人云云臣聞之不覺驚悚顧他不答潔作色遷出臣與他友恠潔所趨殊常但疑酒妄而置之頃以修撰被論見適後小臣適過其門入慰之則潔曰吾之被駁不足嘆也如安名世平生所行至正所守甚固其於史筆隨事直書而竟蒙大罪痛惜痛惜云云且其弟尹浚因其兄亦時時來往頃者來語曰元老之被禍乃自中之亂如尹春年輩不可交也小臣在至親之列不可終默敢啓傳曰見此啓事甚為駭愕仍傳曰領相左相豐城府

院君及義禁府堂上兩司長官牌招○左議政尹仁鏡豐城府院君李芑判義禁府事閔齊仁知義禁府事任權金光準同知義禁府事李徽大司憲具壽聃大司諫陳復昌會于賓廳下具思頽書啓仍傳曰觀此綾原尉所啓至今人心不定邪論不止極為寒心縈以名世隨事直書云則逆賊謀逆之事反歸於不實之地縈之罪何異於名世乎人心尚且如此者上有劬冲之君朝無盡心國事者故紀綱板蕩而然也尤為痛憤尹縈拿致闕庭嚴刑推鞠其弟浚亦為邪說并拿推近者延光達上疏末有免放罪人緣坐之言以為上疏之事不為取實侍從之人亦如此况其他乎

史臣曰縈嘗與人言尹元衡一家陰事為聞者漏泄有是撤然縈浮妄人也追逐貴近縱酒談謔不慎樞機以及於禍自取之也

○推官等以尹縈尹浚供辭入啓曰平問則皆不直招請刑推傳曰可尹縈受刑一次不服尹浚受七杖乃服推官以供辭入

啓曰尹潔受刑時欲承服以怨時及稱安名世所行至正所守甚固
隨事直書等語又不朕如是再三潔嘗出入侍從稱為名士而中
無所主其言迷錯不足取信也今當加刑而夜深難以得情請
於明日畢推尹浚已服亦於明日照律何如傳曰可○尹潔供
曰臣嘗出入臺諫侍從無不足之事怨時之言叢說萬無臣與
綾原尉相語之事則不能記憶而名世被訊時非徒以文字分
明供招至於臨刑處置家事之奇人多言之臣且聞之故嘗曰
名世孱人何能如是人不可知也此非贊美之事故與人公然
叢說而與綾原尉相說則不能記憶矣前者臣與清原府院君
船遊時因無他友邀至具思顏同歡而臣曾聞具思顏奸有嫌
之女醉中語思顏曰汝為如此之事汝亦人乎思顏叢怒曰汝
何謀陷我為即出歸其後聞思顏嫌此非毀小臣之言常慮思
顏因此作為虛語誣陷罪辜而臣被論後思顏到家慰諭臣答
以泰然之意思顏曰汝於他處慎勿為泰然之言所言只此更
無不平之言矣誠如思顏所告再度叢說則何不即告而今乃

來啓乎况與他友同聽云則同聽人憑閣分棟尹浚供曰臣曩者隨家兄尹索讀書于大慈寺時具思顏以香使經過持酒饋兄始相識面後間間隨友往來而於秩高駙馬家舉業儒生出入非便故不為頻往前年六月責辦東床禮於青坡妻母家時綾原尉亦來參其時相見而已後無更見之時尹元老被罪之言專無發說云訊杖七度招曰日月不記尹元老竄謫後故妻甥李廷麟生時言於臣曰尹百源謂吾父被謫事專由叔父尹元衡之故云臣聞此言故以自中之亂發說於綾原尉家矣尹春年與尹元老以切親之故常常往來其家而極陳元老之罪以致遠竄春年之心以為元老在朝則朝廷亂矣雖其兄弟亦不相保故上章逐之春年之心一則直矣一則曲矣直云者黜姦邪而安國家也曲云者黜元老而保他兄弟也逐此相好之元老而保其不相好之兄弟此春年自以為沽直而其實則曲也元老之位卑弟之位高指尹元衡棄卑而附高也故春年不可交也云○江原道癘疫物故二百二十九名

戊辰左議政尹仁鏡等會于慶會南門啓曰尹浚則大槩承服
今當照律而臣等更議之尹浚乃李建陽之壻也建陽與尹元
老相交者建陽之死其一家必懷憤怨矣浚乃無賴之人具思
顏非其友而如此言之則其必為邪論於無賴之徒矣今雖承
朕更推所言之處何如近者人心不靖邪論不止所言之事雖
不究竟若如此推問則邪論之徒庶有畏戢故敢啓荅曰可○
推官等啓曰尹潔加刑供招時聽其言則臣與思顏有隙今以
一人之言若加大罪則安有如此冤悶云具思顏書啓亦與他
友同聽云召問思顏于政院閱其參聽之說則受罪者無冤外
間亦知明白矣頃者逆賊定罪尚有邪論凡獄事無有未盡處
然後更無雜言故敢啓荅曰尹潔與思顏有隙之言不可信也
朝官招問例於政院思顏其招而問之推官等啓曰具思顏初
欲於政院問之更思則推官及兩司承旨皆會于此可以詳聽
請問于此荅曰尹潔與思顏相言之事則當問于此但參聽之
人可於政院問之○綾原尉具思顏奉命而至問曰尹潔之言

亦有參聽者云誰歟思顏曰小臣隣居進士李雲孫適來臣家
尹潔繼至皆與相知故杯酒同話臣先發言曰近間罪人安名
世作罪國家事且非輕人心如此何時定乎尹潔默然不荅已
而稱贊其為人吃吃不離口臣又曰許曄今遞正言曄嘗以羅
湜之高弟見稱於時而又嘗目尹春年為李芑崔輔漢之傀儡
當國狂事之人詆毀如此則國家誰與為治哉曄之正言豈
為汲汲乎絜憤然大責曰乃職閑散之人而何為妄論名士之
事乎曄雖有小罪 聖明之下使之安保不亦善乎何發如此
險語此則李雲孫實同聽焉自此之後臣心常恐懼久不相尋
曩者因通簡牘遂與存問如舊一日臣至其家潔言名世事愈
久愈激臣未安於心敢以書啓○傳曰具思顏言及許曄其言
之虛實拿來推閱可也推官等回啓曰聞諸兩司長官則此言之
出久矣察其根源則許曄與尹春年非但相善乃切親也欲
為離間者所搆明白故曄後授正言以不實之言蔓延及此
則似為騷擾自 上未知此意敢啓傳曰朝廷業已分辨云

其勿推之○李雲孫供曰日月不記今年正月後具思顏招小
臣飲酒之際尹潔適到面有酒氣同坐杯酌尹潔發言曰安名
世君等不知矣名世臨刑處事從容是有所守之人也臣於心
以為潔假使與名世切親之間被罪之人不可如是稱羨也不
吞其言潔出後臣與綾原尉言曰潔乃吾輩相交之人何如是
戮此妄言乎無奈醉酒而然耶相怪稱妄云

己巳戶曹啓曰近因避殿減膳各殿香醞久不進供今已復殿
進供何如傳曰為年凶省之姑勿進供○尹潔受刑一次不服
推官等啓曰尹潔將加刑取供之際手指不舉不能著名令醫
診之脉伏不出云今若加刑殞命丁寧潔嘗出入臺諫侍從意
謂名士今聞持身不檢徒事酒色之人也具思顏家所言之事
自初承服與李雲孫招辭亦無異也而具思顏至其家時所言
之事則終不承服若更刑訊必致殞命以具思顏家所言承服之
辭取招照律何如傳曰尹潔雖不盡服稱名世所行至正等語不
無其意并入照律推官等啓曰尹潔於思顏家只言名世臨刑

從容處事平日有所守之人而所行至正等語則思顏至其家時所言也未服之辭并入照律未安以其承服之辭照律何如傳曰如啓推官等照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告身盡奪傳曰潔謂名世有所守之人亦不無其意然律既如此依律可也○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午傳曰平安道三登等官癘疫大熾若用石雄黃則不相傳洙云此藥下送可也○大司諫陳復昌啓曰亂臣賊子無代無之擇賢陰謀之慄未有甚於乙巳之事而安名世以當代史官不忘朋黨之私情欲脫逆賊之罪歸於無實之地顯有愛惜之辭使無以傳信後世原情定罪則名世之情有甚於逆賊而尹潔以當時侍從又從以贊名世以褒揚逆賊之辭乃為隨事直書至幾痛惜之言則是徒知有友而不知有君者也其忘君昵友曲庇逆類之罪亦無異於名世故自 上特命推於闕庭又命兩司長官雜治之者非徒重其事也設有未便之事則使言官相與糾正之意也尹潔之前言則雖重語勢稍輕後言則激

於被論怨時故言意甚重潔自知其言重罪重言輕罪輕於其
輕者則欲服之於其重者則不服之推官欲以已服者照律事
啓稟之時臣之妄意以為其弟尹浚之所言及李雲孫亦聽潔
之所言分明有據已盡承服則隨事直書一言似不獨為虛言
也當此大關之事擇輕取服似為未安故不可不分輕重取稟
事再三發議臣雖無狀言雖不中既以言官參與推鞠則所當
相可否議啓也而不有臣言聽而不聞竟從輕取指以啓臣本
以暗劣無望之人濫叨重地為人所輕久矣而不能為有無於
人至於忝辱名器又貽後弊反覆思之不可覩然在職請速命
逆者曰初聞尹潔之言至為駭愕故欲與名世同律而當推鞠
時推官云今更刑訊則必致殞命累以照律取稟故依允觀其
律似為大歇意甚未便然推官之言曰尹潔心無所主徒事酒
色妄人云且近來被大罪者多宜用寬典故不改也今觀啓辭
臺諫以不便之意再三發議聽而不聞云凡事如此則國事寧
不為寒心哉此國綱板蕩之故也非大諫無物望之所致勿辭

復昌再啓曰臣素無物望以叨重地已厭物情今又大夫事體
忝辱名器反覆思之決不可覩然在諫長之職請速命遞答曰
如此事自上寡德國綱解弛之所致也非一身所失也其勿更
辭

史臣曰復昌辭避至再不許自上所答意甚然之復昌肺
肝人皆見之豈真為國而發哉不過乘機欲立專擅之勢抑
亦逢上之意以固其寵也

○大司憲具壽聃啓曰尹絜與具思顏前後所言輕事則取服
重事則不為取服乃以輕事照律臣未能詳察在職未安請適
答曰尹絜事自上處置之所失勿辭○掌令金澍持平李瑛鄭
浚啓曰尹絜以安名世為隨事直書所守甚固使逆賊之罪歸
於不實之地絜之罪與名世無異所當窮詰取服依律定罪而
推官等遽以已服之辭從輕照律其為失刑甚矣大司憲具壽
聃以法官之長同然推鞠而不為糾正所失甚輕臣等職在法
官不論其失而今日仕進反與相容臣等之失尤甚於壽聃不

可在職請適臣等之職答曰不然臺諫為知不為糾正之意乎
勿辭金樹等再辭不允仍傳曰大憲既被同僚之論勢不可相
容其適之明日為政事○平安道癘疫物故一百二十九名
卒未執義李鐸掌令姜偉啓曰尹潔之罪在呀究竟推官等只
以已服之辭照啓而大司憲具壽駢不為糾正大失同參推鞫
之意呀失非輕昨日臣等俱以忌日不得仕進如有劾論之事
則猶可通議僚中而處之昏不能察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左議政尹仁鏡等判義禁府事閔齊仁同請啓曰尹潔照律
稟定之時大諫曰此當分輕重入啓之事云臣等之意以為潔
到思顏家呀言與思顏到其家時呀言自有輕重而業已取稟
故更不分輕重而入啓昨日大諫以推官等不有臣言聽而不聞
至於辭避此臣等未及詳察之罪也惶恐待罪答曰尹潔事自
上處置呀失勿待罪○吏曹判書尹元衡啓曰前日獄事見尹
浚招辭則以小臣為悖倫之人不可安然出仕大抵小臣以外
戚之人別無材德久居權職豈合物情乎請適傳曰尹浚以李

建陽女壻懷憤而為此邪論豈可以為未安而搖動乎勿辭○
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黃憲右贊成沈連源左參贊任權右
參贊金光準吏曹判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府事崔演禮曹判書
李徽工曹參判宋世珩封書入啓曰會于賓廳碑人密啓亂逆之
罪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雖枝附葉從者固宜痛繩以律不
可以仁柔治之左贊成閔齊仁自除逆之後每為仁柔之論臣
等知此論終必有弊於國家第以元勳之人其本心無他故只
禁抑其論而已至于今日尚執迷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災變
不止年運不登且以安名世所書史記不可改士林之趨慕者
皆以此論為是因作邪謀紛紛不靖至於處侍從之列者不畏
國法有伸救逆賊之議人心士習日趨於不正此為根抵所關
非輕當此之時不可不明辨好惡是非請罷其職以定人心答
曰即當面對 上御思政殿 慈殿御于簾內尹仁鏡等入伏
慈殿教曰所啓之事至為駭愕方今 主上幼冲予以寡德當國
凡國家之事專恃朝廷大臣矣豈料為元勳者反為如是之

邪論哉自古不道之君枉殺無辜如廢朝極矣而歲多豐登
中宗之世治尚寬仁而凶歉相仍至于去年遭此大飢是豈過
罪逆類之歟致乎當此之時為元勳者固當盡心竭力與同休
戚以鎮國勢以定人心而反為如是之論使是非混淆豈不痛
心安名世所書褒揚逆賊之辭所關甚大尋常史筆不可傳誤
况如此大關之事乎其不可改之言尤不知何意也此人常於
經席惓惓以仁政為言以為導君之道當如是也豈料其意之
有所在歟尹仁鏡曰定罪大逆雖不明白宜無異論曩者逆賊
之事千古所無其為凶謀非一朝一夕始謀於潜邸之時終謀
於即位之後其為凶逆非一發矣閔齊仁本心則不然而性本
執拗逆類定罪之事疑其過重人心因此而一誤則國事將誤
臣等知其如是而不可不啓故共議而啓之其罪則不止於罷
而為其本心不然且以元勳之故斟酌以啓矣黃憲曰近來人
心士習之誤有由然矣自趙光祖誤其一時之人心雖不學者
如有詭激之論則便皆授職故迷劣之人見其如是皆以為立

身之道舉在是耳及其見敗之後皆以其事為是至于丁酉其
習復作 仁宗大王好善而此等之人自謂便可得志於是詭
激之習大成不鮮一字而自以為國家大事我可當之 仁廟
昇遐不逞之徒不悼享年之不永惟恨所欲之未成遂懷憤心
以怨時事閔齊仁性本執拗常好已卯之事故推重於士林彼
叢一言人輒誇張樂其誇張不知自止至於叢言曰念及時事
仰屋長嘆者累矣常欲不顧一身而惟以老母在耳本心雖不
然而誤入如此矣鍾樓掛榜多書口不可道之言人心之惡莫
甚於此時朝廷聞之不能安寢自 上須知此意務鎮人心
慈殿曰匿名書事不勝駭愕人心強暴一至此乎我不敢知
主上不當立而立乎逆賊不當罪而罪乎位高勲臣其所以長
嘆者何意耶沈連源曰亂賊之事枝葉之類亦不可容恕故不
得已罪之閔齊仁本心不然而自是所見故其所主議多有誤向
近者之事先明正大無一毫可疑而人心不靖多有雜言至於
掛榜街路者亦有之未知其由也孔子成春秋誅亂賊尤嚴於

其黨聖人豈無仁心哉誠以亂賊之黨不可以姑息治之也匹夫異議人猶惑之况位高之人衆所具瞻者乎金光準曰凡為匿名書者潛懷私忿之心故作凶悖之言欲使人心搖動而行其宵臆也或有指觸宰相朝官而謀為搖動者矣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至書觸上之言語甚不祥孰不痛憤又舉名字而書之似可推其端緒矣黃憲曰固非尋常之比豈可拘於常法而不推乎 慈殿曰此言是也常時匿名書相為構陷之事也此則怨君上怨朝廷之辭無不書之如有可據推之可也尹元衡曰閔齊仁非有他心性本慈祥故凡為定罪每欲從輕朝廷儕輩指為慈悲僧也頃者定罪之事每以為過重朋伴累戒其誤而大臣亦嘗戒責尚且執迷不回矣雖聖人舍己從人而齊仁自是所見不信人言故其所論議常入於誤至於安名世史筆不可改之言非以其所書為是也慮有衰世之弊也 中宗朝有指宰相朝官之名而掛榜者其時泛疑沈思順之所為而推鞫焉至今非之其後懸牌於東宮書大逆不道之言朝廷痛憤而不能釋舉

其端緒而推之矣乙巳以後投書小臣之家非一再矣或云某也謀逆或云某與某謀而至今不誅此非皆逆類之所為必由於讎怨之事故見輒即破非徒臣家大臣家亦有投者云今者所掛書有觸上不道之言安有如此駭愕之事乎推之則或有端緒之現矣崔演曰寬仁人主之美然不可施於亂賊之人也閔齊仁之勸行仁政摠論君德則可矣若於亂賊之人則大有誤矣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指為忠厚其流之弊至於是非不明好惡相易元勲之人既當鎮定而反致不靖雖非本心當責其非然後人心定矣李薇曰頃者亂賊之罪昭著無疑而人心不靖至今紛紜莫知所由也罪關宗社者豈可施以寬典乎凡匿名書雖不取實如此不道之甚者不可例見而置之也宋世珩曰逆賊顯誅宗社奠安兩殿在上勵精圖治一國人心咸仰至治而邪說間出紛紜不靖名世以史官而褒揚逆賊丑索以侍從而稱贊名世黨惡之罪甚於逆類士林之間連有如此之事寧不駭愕閔齊仁自以博覽多識人莫我如常自是

所見故本心雖不然而言論多誤矣

史臣曰推官等待罪于賓廳仍啓封書乃歸咎於閔齊仁也齊仁為士林所推仰頃日李芑被駁之時欲以齊仁為之代宰相之意與在下士林不同竟不果齊仁非庇護逆類而發於言端也實有慈祥之念者豈有橫羅之或多而自不能已至是被罪人皆惜之

○諫院啓曰尹潔以安名世庇護逆賊之曲筆為隨事直書顯發愛惜之言其罪無異於名世而推官遂以已服之辭徑請照律凡罪人推鞠之時一依傳旨推之少有未盡服者則期於得情然後照律例也推官等視尹潔如無罪之人顯有顧惜之色從輕照律其不察甚矣尹潔請取服定罪禁府堂上請罷職執義以下不當避之事引嫌不出請命出任答曰尹潔事如啓禁府堂上適差執義以下出任可也○憲府啓曰安名世庇護逆賊之罪既被顯戮而尹潔乃以名世之兇論為隨事直書至發痛惜之語其陰兇悖逆之狀與名世無異在所窮詰取服明正

其罪而推官等徒有顧惜之私意不念君臣之大義未盡輸服
遂以已服之辭啓請照律且其所辭連者皆尹潔常與交結論
議之人而亦不窮推歸一非但縱罪失刑將啓後日無窮之弊
所關甚大禁府堂上請並罷職同參推鞫非獨禁府而執法用
律之責專在禁府故敢啓荅曰尹潔事自上處置失當矣禁府
堂上已違之不須罷也○政院以匿名書啓曰書內名付人禹
鎖招問則外三寸叔內禁衛安國卿有嫌疑云國卿請拿來
傳曰此事口不可道目不忍見自古安有若此者乎領左相豐
城府院君禁府堂上兩司長官牌招○安國卿拿來氣絕政院
啓曰安國卿實有病則率來時當保護以來而使之致死禁府
都事請推考其身已死其家文書遣都事搜來如何推官未及
詣闕故敢稟傳曰可○豐城府院君李芭等會于慶會南門傳
曰今見匿名書似有端緒故今雖日暮命卿等推問矣國卿在
家病卧都事拿來致死其妻子處問其可疑之人搜取文書事已
依政院之啓并可察之國卿深瘡卧疼云榜則何日粘之病亦

何日得之若病先於榜則似乎可疑他人之知國卿與禹鎖
有嫌者欲害國卿作謀粘榜不無其理國卿之有讎怨與否其
問于禹鎖及國卿之妻子也國卿與鎖因何作嫌亦并問之推
官等啓曰推問禹鎖則安國卿有三女皆幼云其妻已拿致矣
且國卿病之虛實隣人可知請并拿問傳曰此人之真偽未可
知也見國卿族系乃士族也勿拿致其妻奴婢等拿推可也隣
人推問事如啓○以沈連源為兼判義禁府事尚震崔演為兼
知義禁府事趙士秀為兼同知義禁府事丁應斗為司憲府大
司憲金鎧為議政府舍人○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啓
曰國卿以自盡見之則事關弒逆所當推鞠定罪向禁府都事
不謹救護使之自盡請先罷後推答曰國卿實有病則不謹押來
使之致死固可罪也然其病否既命推問若因實病而致死則
罷之似過先問切隣及奴婢審其真偽然後罷職可也○平壤
地震有聲如雷屋宇微動

壬申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司諫沈逢源執義李鐸掌

令姜偉金澍持平李瑛鄭浚獻納李致正言閔堯沈守慶啓曰
自乙巳年定亂之後兇逆之狀昭著無疑而人心尚且不靖邪
論以而不止為勲臣者所當明辨逆順以鎮人心扶持國勢與
同休戚前左贊成閔齊仁在勲臣之列據崇班之上每於追罪
逆黨之時多發伸救之議至以為人乃天之赤子而多殺赤子
豈無天怒乎災變不止年運不登皆由於此云其黨逆者亦可
視以赤子而不之罪乎且以安名世庇護逆賊之曲筆為不可
改公然發議使人心不定烏在其為勲臣乎其鼓動邪議眩惑
人聽之罪決不可只罷其職請削勲遠竄司勇林復進士李雲
絲俱以陰邪反側之人前者構成金禧年所不說之言謀陷於
不側之地而竟不克遂又與尹際兄弟交相締結晝夜徵逐論
議國事謗訕朝政又構許曄所不發之言樂陷罪網其潛形匿
跡如蛇虺鬼蜮陰肆毒害之狀類多若此難以枚舉如此之人
不可使在都下請遠竄荒裔曰閔齊仁執拗失誤混淆是非
故朝廷議落已罷其職矣削勲遠竄似過不允林復前者亦以

如此之事被論罷職不齒仕版可也李雲孫停舉以懲其罪兩
司再啓不允○傳于推官曰安國卿事干之供云國卿飲馬糞
如此暑時誰不飲此藥實淋重病疑其自盡守直人推之且速
檢屍其少奴供稱國卿以搬麥事出外云并推之禹鎖與國卿
常鬪懷憤相為掛榜云事干審問可也嘗使喚事知奴并窮推
之○推官等以國卿奴險年等供及押來羅將等招辭入啓仍
啓曰禹鎖與吉之鎖之族婢言端相違且付榜之處鎖皆自知而必
令取來以蔽於家不無荒唐若徒嫁禹鎖者之所為則只書其
過而乃及於觸上呀不忍道之事以此欲問鎖敢稟傳曰如啓
○推官啓曰尹潔刑訊二次不服若又加刑則必致殞命請於後
日更推安國卿事更加嚴問端緒不現國卿已死呀率奴婢不
多別無推問處而禹鎖許多榜處一一取來公然示人不無其
意欲更詰禹鎖大抵推鎖而若罪之則是亦為匿名書所賣也
今若取信則終致擾亂不無後弊敢啓傳曰尹潔自知罪重而
不服過國忌後於禁府推之匿名事此非常類也多書觸上不

忍道之言若得端緒則可以窮推禹鑕推問如啓○推官啓曰
禹鑕設辭問之則不能歷歷以答似有違端平問必不直招必
須刑推但無大錯而至於刑杖亦為未安安國御史直羅將別
無所問放之何如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啓曰匿名書
不為取實載於令典而此則書觸上驚駭之言若有端緒可以
窮推而但奸細之徒欲施其術而使形跡不露推之則不無陷
於其術而弊亦多矣安國外推之無據而推禹鑕亦無違端若
欲窮詰則有傷事體而徒為騷擾矣敢啓答曰若有端緒則可
推而國卿已死其勿推之羅將並放送○日暈兩珥

七月甲戌朔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乙亥兩司啓閔齊仁事及林復李雲孫事答曰閔齊仁只削勳
林復李雲孫如啓兩司再啓閔齊仁事不允

史臣曰齊仁善人也乙巳舉事之時齊仁以憲長承密旨奔
走大臣之家蓋處之為難非本心也至是以伸救罪人削其

勳爵

○日微暈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丙子 上召對

丁丑卯時流星出南方雲裏直下而沒狀如鋒尾長二三尺許色白申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與金星同度

戊寅 上親傳

宗廟永寧殿香祝

○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已卯以尹鉉為議政府檢詳沈銓為弘文館著作○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辰禮曹啓曰近因凶荒民生困窮各道監司到界進上勿令封進今則秋成已近久廢封進至為未安傳曰限明年勿封進○禁府以尹潔金淬等推案啓曰尹潔刑訊一次不服請加刑金淬招曰癸巳年以忠順衛當番上京甲午年老除此後得蹇濕病一不上京云以金淬謀叛之狀詰問金承弼則曰金淬事發還逃之事聞諸他人疑其同謀而上言耳謀逆形止非吾親見云所指事干皆於淬受債未償而懷嫌者也且金淬招內承弼折簡於淬曰細木六同牛三頭雜穀若干等物今若不給則

當上京呈上言以此恐嚇云若見其簡則可知大槩而不可未
啓而先見故啓之呀謂中房金弼永以幫貼丙午年陞戶上京
云且書上言者亦承弼族人而受債於涿約爲納田而未償者
也雖不推在外事干事狀似爲分明矣傳曰尹潔事如啓見承
弼招甚不實其片簡納而見之○日微暈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夜月微暈流出星室星入婁星狀如鉞尾長二丈許色白出羽
林星入坤方天際狀如瓶尾長五六尺許色白出奎星下入危
星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出北河星下入艮方天際狀如
鉞尾長五六尺許色白○尹潔刑問二次不朕

辛巳下咸鏡監司狀啓于政院曰定平府使李榮富寧府使辛
祉如此凶歉之時盡心賑救不使一民飢餓而死誠爲可嘉賞加
且辛祉則人民等願留云仍任可也○上台對○尹潔刑問二次
不朕金承弼刑問二次不朕

壬午禁府啓曰金承弼承朕請照律傳曰可但承弼聞人言疑
而呈上言云迷劣之甚者也禁府照以斬不待時籍沒家產傳

曰誣告之罪與謀叛者有間也大罪不可免也籍沒則除之○尹
潔刑問二次不服

癸未諫院啓曰亂逆之賊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故誣告者
反坐之律亦以示嚴於討賊也今者金承弼懷嫌誣告之狀人
所痛憤斷不可諉諸迷劣而未減其罪請依律籍沒答曰承弼
初聞人言迷劣之意以為柳仁淑查頰疑之而上言也在先
王朝豈皆以正律罪之乎不須改也○尹潔死于獄中

史臣曰尹潔與綾原尉具思頰及林復李雲孫等交結徵逐
晝夜縱酒林復以兇險之人舉尹潔醉中妄語恐動思頰思
頰乃詣政院以告之是雖潔浮妄之致至於杖斃獄中則豈
不惜哉姦兇當國生殺惟意名以護逆則斬艾無辜如視草
菅國事至此不亡幸矣

甲申憲府啓曰國家大法固當經常而不可變豈可因一時輒
異其用乎一有低昂末流之弊將不可救今者因金承弼上變
按獄無驗既得虛構誣告之狀則罪有定律不可末減而自

上以承弼為迷劣命減籍沒事于亂逆實與不實所關俱大豈
可以迷劣而輕減正律乎請依律籍沒答曰既被大罪不須
籍沒○斬金承弼于唐峴

乙酉以宋璠為平安道觀察使

丙戌諫院啓曰持平李瑛以其家人與馬夫相鬪之事發說於
僚中欲洩私憤其處事已為暗昧而執義李鐸掌令姜偉金對
苟從同僚之議公然捉致馬夫于本府至加刑訊其處事亦為
顛倒請並命遞大司憲丁應斗持平鄭浚初因不仕未能詳知
其意至於翌日始悉其由乃言其非別無所失請命出仕答
曰如啓又啓曰慶尚右道兵使池世芳前為咸鏡南道兵使時
多有猥濫作弊之事顯被重駁罷來未久又授本職物情極為
未便請遞答曰豈無改過自新之路乎不允○憲府啓曰慶
尚右道兵使池世芳累被重駁而猶不悛改今授本職至為未
便請遞答曰池世芳以一時所聞不可廢棄當觀其改過自新
之事故不允○以成世章為司憲府執義尹鉉為議政府舍人

金鑑宋贊為司憲府掌令李鐸為司宰監僉正尹玉為司憲府持平姜偉金澍李瑛為成均館典籍

丁亥領議政洪彥弼詣賓廳啓曰小臣經年久病之餘又得痢疾已近數月迄未差復雖有命牌每稱病不出國有推鞠大事一未進參惶恐待罪答曰近來國厄連綿大臣亦病而久不得出今者強起入來心甚未安勿待罪彥弼再啓曰小臣長為病人而不出左議政尹仁鏡亦得病未仕一真時未差當今非如常時而大臣重任之地久為虛曠朝廷事體至為未安敢稟答曰國運蹉跎憂慮罔極卜相可也左相及豐城府院君命拾皆以病不至彥弼以上相單子封啓答曰知道○遣內醫問病于左議政尹仁鏡仍命送藥物

戊子以黃憲為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從卜相也金光

準為議政府右參贊李浚慶為資憲大夫兵曹判書持肯也浚慶廉毅有

為量真宰相才也人以得人稱李鐸為弘文館校理金澍為副校理韓智源為

吏曹佐郎奇大恒為弘文館正字○申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

微暈

已丑 上召對○右議政黃憲啓曰三公上應台階下摠百官
小臣素無學識才望豈合於具瞻之地乎請速命適以任德望
之人 荅曰卿自 先朝以在清要若無時望豈為卜相乎其
勿辭憲再啓曰小臣立朝今二十八年而於國家無絲毫之補
臣年四十有四犬馬之齒未為衰老事 聖上之日尚遠久在
末職奔走執事之列至六七十而後授以是任則黽勉可行以
六卿之列見之齒比小臣者亦不多焉非徒臣心未安國事將
誤矣請速命適五辭不允○上御夜對○日微暈
庚寅傳曰日氣清涼可御經筵何不取稟○上召對○申時太
白見於未地

辛卯 上御朝講○傳曰前日召對柳潛所啓平地陳田免稅
之事言于戶曹移文八道○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辰傳曰左相證候危重國厄安有如此時乎令內醫精於藥
理者往看可也○尹仁鏡率上聞計傷悼素膳三日仁鏡嘗

自泰安郡守遭喪徒步扶藪歸葬所執喪亦不苟愛恤宗族人
稱孝友丁酉年金安老伏罪後已卯善類如金安國輩還朝而
猶命勿叙顯職仁鏡時為銓判汲汲陞叙曰此人輩豈可終棄
乎由是得譽望馴至入相 中廟末年黃憲與李芑尹元衡交
相締結時論將出憲為平安監司時憲已經銓判矣一日憲往見
仁鏡曰憲有何罪而必欲出憲為監司耶仁鏡折之曰廷議皆
咎公欲除公外職公不可不去否則事不止此憲踟躕而退時人
快之及乙巳之難怵於禍福與羣兇同事戎害士林不遺餘力其
羅織搆陷者殆與李芑無異入侍經筵則每曰李芑之意如此至
於收議則輒問李芑云何一從其指意不敢少異有若奴隸然人
皆唾罵之

史臣曰仁鏡依違時議無所匡救可謂伴食之相也

○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巳日暈

甲午日暈巳時太白見於辰地夜流星出河鼓星入坤方天際

狀如鉞尾長二丈許色白流星出天市西垣入西方狀如鉞尾
長五六尺許色白流星出天津星入坤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七
八尺許色白流星出奎星下入巽方天際狀如瓶尾長二三丈
許色赤流星出室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盆尾長五六丈許色
白光照地良久乃滅流星出北斗第一星入西方天際狀如瓶尾
長二三丈許色白流星出敗菘星入南斗星狀如鉞尾長二丈
許色白流星出天津星入箕星下狀如鉞尾長五六尺許色白流
星出王良星入壁星狀如瓶尾長八九尺許色赤流星出司空星
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白自一更至二更大流星
大槩如此而小流星四方縱橫者不可紀極

丙申遣都承旨韓崱吊喪于卒左議政尹仁鏡家○申時太白
見於未地

戊戌 上受朝參御朝講○右議政黃憲啓曰吏曹判書尹元
衡二相可當之人而銓衡之任亦重不可輕適自 祖宗朝兼
判書亦有前例曾與領議政洪彥弼同議定之而彥弼以痢證

復發未能同詣故小臣獨啓之 荅曰啓意當矣然此人今尚
年少豈安於其心乎吏曹任極關重不可兼也今則以他真擬
之可也憲再啓曰近來盡心於國事者少不得已以盡心國事
者為之尹元衡年過四十臣等非偶然計而啓之荅曰此人年
少今不必為之

史臣曰元衡之能稱厥任與否不須論也憲之是舉實乘時
附勢之為乎

○以沈連源為議政府左贊成 尚震為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
成

以正憲新陞從
銓曹之請也

申光漢為判敦寧府事朴守良為刑曹判書林

鵬為禮曹參議李受亮為兵曹參知俞絳為吏曹正郎吳祥為
羅州牧使趙安國為嘉善大夫會寧都護府使權有慶為慶尚
右道兵馬節度使

己亥 上視膳于

文昭延恩兩殿○諫院啓曰慶尚右道兵

使權有慶人物驕傲所行詐譎名為武臣而實無武才素無物
望又無踐歷雖僥倖陞堂上而只行僉使虞候尚未經水使之

任豈可躡授兵使重任乎况凡為外任之員不為營私家者乃所以遠嫌疑畏公論也有慶頃為金山浦僉使時公然構造大家於通衢大路之邊多有鄙陋之言其不憚公論縱恣無忌可見於此而既以池世芳為不謹而請遞則兵曹所當難慎於注擬之際而敢以如此之人徇里閑私情苟且擬望亦為非矣有慶請罷兵曹請推會寧府使趙安國素無賢能唯以攀附為教身之地至陞堂上已為濫矣前為光州牧使時以所行不謹重被物論罷來未久而遽授嘉善重加物情駭愕請改正 答曰權有慶罷職似過遠之兵曹不須推之趙安國不可終棄也物論如此則豈無自新之心乎不允 ○憲府啓曰會寧府使趙安國性本傲慢前被重論之後幸免廢棄復為邊方守令亦無顯著之績故陞堂上已久尚未經水使之任今授本職物情極為未便請改正 答曰如啓 ○日暈

庚子

上御朝講 ○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寅

上御朝講掌令宋贊啓曰小臣前為兵曹郎廳時見之

命使萬戶除授時判書例以片簡之高下為之注擬如不得捧簡則無復有望萬戶等無由知宰相之理而得捧其簡者有之因其地之美惡定其價之高下或賞其土田或稱貲於人以為捧簡之資赴任之後爭為徵歛以為還償之計以此侵漁百端有所汲汲也○平安監司宋璡拜辭 上引見曰凶荒太甚百姓飢困卿其申飭救活宋璡曰小臣當此重任敢不盡心本道非他道之比天使及赴京之使皆由其道其弊無窮非如緊急之事兼於一使則一路之弊可除而民生亦蒙其實惠矣中原厭我國使臣之數來亦猶我西路之厭苦也中原驛卒不勝艱苦至相怨詈曰汝國之人何為而數來且於山東鄉試以我國進賀謝恩等事差問多有厭苦之意海外之國有異於畿內而每為畿內所不為之事於事體殊異矣 傳曰知道

八月癸卯朔 上親試儒生講經○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辰 上受常參御朝講○右贊成尚震啓曰小臣乃一迷劣

庸人也 中宗朝除授本職被駁見帝遭遇 聖明再忝名器

弘化之任豈如臣闡茸者之所堪處哉除授之後日夜憂懼罔
知所措五六年來屢經喪患心神散亂形骸徒存目暗耳聾已
成無用之物政府非養病之地請速適臣職 傳曰卿仕累朝
未聞有失其勿辭再辭不允○以金麟孫為知敦寧府事具壽
聃為刑曹參判宋世珩為工曹參判南世健為京畿觀察使洪
曇為弘文館應教李無疆為議政府檢詳李枝茂為驪州牧使
宋軫為會寧都護府使金光軫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乙巳傳曰京畿生蠓一日封進至於三百箇分封於二日可也
○諫院啓曰近來捕盜將論賞之際用法不一間有僥倖陞堂
上守令無恥之輩或捕一二之盜因緣干請無所不至弊將難
救極為寒心南原府使張應星本以麤雜之人素多鄙陋之行
專以事人發跡至躋三品之列亦云足矣頃因捕盜之事便懷
陞加之計多備官中物貨發馬輸運潛行賂遺兼遂其欲騰播
物論莫不唾鄙請罷答曰張應星事似不近理不允後累啓依
允

史臣曰時權姦專國貪風大肆邦本日瘁國家將顛捨此不
論及彈其小者備日課寒責而已臺諫之體果如是乎

丙午 上親傳文廟香祝○坡城君尹金孫年

戊申 上親傳風雲雷雨山川城隍香祝○禮曹啓曰今見義

州牧使 宋孟 書狀 遼東千戶全孝跟隨一名湯站護送委官張

名押領海州漂流人廉孫等出來全孝曰今次都司使從直到

上京交割云仍開說曰大人不可犯禮以毀約條專不聽從宰

下人五名乘其馬強自發行更將嬖辭請止或院馬鞭而全孝

發怒還入義順館為設宴享卧房內不出明日還入歸云

此事至為關重不可輕易處置請收議大臣善為開諭之辭

使義州牧使預知朝廷有截然牢拒之意周旋應對俾無遺失

今若一開其端依全孝所言則後弊無窮將不可勝支若朝廷

商議以定應答之策則後雖有欲上來者皆以其辭對之為便

傳曰領右相豐城府院君處遣史官收議○豐城府院君李苞

議遼東人不知禮法如得公幹欲直來王京乃其常情不可以
上國之人而苟從也須據禮絕之無妨本國事大以禮天朝亦
以禮待之久矣故禮部無 聖旨則亦不敢差送下人于王京

遼東亦有御史摠兵官豈昧於朝廷之禮歟今觀書狀則遼東
只差千戶全孝一名以送想必如前日差批而交割義州也今
義州牧使語之曰漂流人雖自禮部解送只付進貢使臣而送
別無差人直送王京之例今此漂流人不待朝廷稟奉 聖旨
遼東直解送矣牧使安敢越禮使大人上京乎大人若不計禮
必欲上京則將報監司轉啓 國王令進貢使臣稟於遼東大
人御史三堂又稟於禮部定立禮法然後行之則於禮得宜而
無人臣外交之患也依前例交割義州斷不可上京云云何如
伏惟 上裁 傳曰如啓○禮曹啓曰進豐呈久廢其禮至為
未安來秋夕請舉行 傳曰進豐呈事以此啓意取稟于
慈殿則以今方災變連綿民生飢餓之時獨受宴享為未安故不
從耳○漢城府啓曰聞西小門內有兒童烙傷棄置遣吏跟尋
則養生坊管領宋繼根已移置康翎京邸若更運動則必死故
仍保受京主人使之盡心救療矣此兒棄置已久而當部官負
及管領不即來告請皆推考 傳曰管內人物烙傷棄置此甚

重事而不即奔告當部官負及管領推考其烙傷之兒多般救護徐問其由則可知被烙之根因矣以此意言于刑曹

己酉京畿觀察使南世健拜辭傳曰近因凶荒民生之困瘁已極今幸秋事向稔然飢餓之餘豈易蘇復乎更加盡心救活○遣承旨沈通源別祭于率左議政尹仁鏡

庚戌 上御朝夕講

辛亥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為國莫先於得人而得
人之中得賢相尤重舜舉皋陶而不仁者遠所謂相臣輔益君
德而與國同休戚者也近來在相位者數月之間相繼而逝古
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者大臣之卒
未聞有欲陳之言自 上亦未有下問之事至於不省人事然

後徒煩虛文之禮在下者無至誠為國者而自 上委任之道

亦恐未盡也○上御夕講○東宮造成都監提調右議政 黃憲啓曰

東宮造成吉年自今年至癸丑皆非吉年至甲寅乃吉云但已
備材木積置年久必皆腐朽若經數年猶不可用况至於甲寅

年之久乎一本之備皆出民力他日更辦其弊不貲不獲已待
吉年造成則所備材瓦須及可用時當區處故並稟 傳曰凡
備材瓦散之則他日更辦重困民力矣自明年正月營造可也
癸丑 上御朝講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執義成世章啓曰
頃者日本使臣上來時京商等潛持禁物買賣中路臣等有所
聞遣吏捕之捉囚五人當初搜捕時於一人家得文書則或有
倭人著圖書書契或有我國人潛通買賣文書交通買賣之狀
已著後續錄與倭人潛相買賣者論以重罪臣等今夕當入試
場不得登時推治如此顯戮者治之不可緩也何以處之領經
筵事黃憲曰此事駭愕法司既入試官則可下禁府推之 慈殿
曰啓意當矣

史臣曰是日領事黃憲知事尹元衡參贊官沈通源等入侍
經筵官乃所以成就君德也如黃憲元衡通源輩入侍為其所
陳者非尋常鄙俚之事即迎合取悅之言果安有輔導啓迪
之益哉

○領議政洪彥弼豐城府院君李芑右議政黃憲左贊成沈連

源右贊成尚震右叅贊金光準詣賓廳 上以一封書下于大

臣其善曰常時予意以為元勳大臣則必盡心國事矣頃日閱

齊仁之事至為寒心雖遠竄不足惜也但其本心無他故止

削勳職而當此人心不定之時賞罰不可不分明黃憲沈連源

非徒盡心國事憲則往在丁酉有大功連源叅鞠乙巳獄事追

錄衛社功臣到今見之全明胤安 仍傳曰近來國厄罔極 兩

大王賓天之後災變連仍元勳大臣相繼而逝國事至此罔知

攸措朝廷之臣雖不盡心然國事虛踈予有此意指封 久矣卿

等有故未進故以至于今卿意以為何如洪彥弼李芑黃憲引

啓曰考前例亦有追錄之時臣等之意亦如此 上教至當黃

憲啓曰 主上嗣服之時小臣已為平安監司因遭喪無絲毫

可錄之功今命追錄物情豈不駭恠請速命改谷曰卿其適不

在京故到今追錄若錄於其時當居一等矣重卿盡心國事故

命錄之矣勿以為未安黃憲再啓曰自 上以小臣有功於丁

酉在丁酉年金安老締結尹任引宋仁宗故事欲構禍於宮闈

小臣始聞此言傳諸尹安仁其後臣為大司諫論罪安老時以

仁宗在東宮若使東宮危懼則甚不可故搆禍之事專不敢言
只論安老一己之惡非但此也尹任亦有大惡而小臣不得並
論臣則有罪何功之有且大小尹分黨之時目小臣為小尹之
黨小臣之意非欲背東宮而附主上也但仁宗春秋已踰
三十而無嗣一時人心皆忌憚主上仁宗不幸若不永年
則正統自有所歸何以忌憚哉小臣只為此言別無所為亦何
有盡心之事乎小臣今已位極雖不錄功敢不盡心請速命改
答曰方安老締結尹任之時國事岌岌而卿能除去其功大矣
尹任之罪其時仁宗在東宮勢不得治之也卿有何過追錄
勲籍亦有前例勿辭

史臣曰自 上諉以人心不定為此追錄之舉人心之不定
者正以被罪之非其罪錄功之非其功也欲行追錄而定之
豈不誤哉

洪彥弼李芑黃憲仍啓曰自 上奉養 慈殿出於至誠而有
一闕典進豐呈之事非始設於我朝歷代帝王以至誠事親者

無不行之近者年運不登災變連仍故今至四五年一不行之
竊恐不合於人情天理也今年雨暘時暑飢饉之民自不為力
農耳非天之不稔也秋成不遠而秋夕已迫請達于 慈殿設
行朝臣雖有老親者自 上不行故不敢為稱壽之事共抱悶
鬱之情近者國無和氣物色憔悴若以久闕未安之意頻達于
慈殿則豈不許之乎臣等惓惓至此者非以宴樂勸 上也人
君以孝理治國然後本末分明此乃王政之大事也 成廟時
一年之內設進豐呈者或至三四亦未有不行之歲豈皆豐年
乎請速以勉從之意轉達幸甚答曰為親盛事以廢不行予亦
未安屢請於 慈殿而每教曰近來國厄連綿 兩大王賓天
之後柱石大臣相繼殞逝前年凶荒近古所無民之憔悴未有
甚於此時豈可安然受宴也予亦悶悶焉彥弼等又落曰古人
稱舜為大孝者至誠事親之謂也古時豈皆無災變乎若待天
時人事齊一然後為之則無可行之時矣以廢大禮天理人情甚
為壅閼一輟設行則非徒有係觀瞻之機天心亦感於誠孝矣

王化叻先莫急於此臣等非偶然計而啓達至此牢拒愈甚累啓惶惑答曰大臣齊會誠心啓請予亦以未安之意達于

殿而每教以心懷憂愁不遑受宴予亦悶極 慈殿傳曰卿

等來啓如此 主上請之亦切但災變存臻今日又有地震之

變安有如此之時乎宴享之事安心然後可以為之茲未能許

之欲於冬節後暫行小宴歲首為進豐呈也大臣等以刑曹疑

獄麝香公事麝香學生尹溫之婢也死於其夫良人議啓曰麝香

死無傷處檢屍之時銀釵不試於候中先試於毅道檢屍官呀

報則銀釵變黑刑曹取來見之則不然云此乃疑獄也然臣等

不敢擅便伏惟 上裁答曰論以疑獄可也○左贊成沈連源

啓曰自 上謂小臣盡心國事乃命追錄勲籍小臣於職分之

事未有盡心乙巳之獄只以禁府堂上參鞫而已何功之有况經

三四年追錄非徒有論一時亦將貽譏萬世矣請速命改傳曰近

來柱石大臣相繼而逝國家之事只恃元勳之人頃以閔齊仁

事觀之可為寒心唯卿初亦可錄遷延以至於今日雖追錄於三

四年之後亦有前例勿辭連源再辭不允○判決事金明胤啓
曰錄勲之事甚為非輕不可濫施小臣初無絲毫可錄之功故
自 上斟酌而不錄矣今乃追錄於三四年之後非徒未安於
臣心亦誤於國家之恩典矣請速命改傳曰到今觀之瑠與李
德應供辭昭著而邪論猶不止其時卿若不告瑠以正其罪則
邪論安有其極乎所以追錄也明胤再辭不允○上御夕講○
京師地震京畿安城黃海道海州松木平安道平壤肅川順安
龍崗地震龍崗屋宇皆動

甲寅 上御晝講

乙卯 上御晝夕講○兵曹判書李浚慶啓曰小臣素無才識
晚登科第纔經十三年因緣僥倖濫蒙 中宗大王寵擢之恩
驟陞從二品之列才劣位高不能堪任日夜憂懼旋蒙天恩猥
受方面之任尚不能稱職事多失宜今又特蒙抬擢之恩得陞
正二品之職惶恐墮越罔知所措况 六卿乃預聞國政之任而
本曹又是政曹所任重大先進之中年德俱優之人不為不多

小臣以迷劣後進至於此極以臣才智方之在廷之臣未有居臣
之下者也小臣無一寸功能豈能冒膺寵命汚辱名器以累

聖上知人之明乎伏望亟命改差傳曰用人之際當觀賢否如
何耳仕進之先後不必論也故先王朝亦以卿為賢而擢用

又能盡心國事故超授本職耳勿辭再辭不允○吏曹判書尹
元衡啓曰追錄功臣等次何以為之且加資亦當下批而右議

政黃憲則無以加矣沈連源金明胤安世遇乙巳年皆已授賞

加沈連源參鞫獄事金明胤告瑠事並授加安世遇告尹任事超授六品加今政當更授加資乎傳曰

功臣追錄皆於三等錄之加資前已授之不可更授也○以黃

憲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完城府院君沈連源為推誠定難衛

社功臣青川君李璩為漢城府右尹金明胤為推誠定難衛社

功臣光平君尹釜為弘文館副校理安世遇為推誠定難衛社

功臣

史臣曰乙巳之禍專由尹元衡謀快私憤內外構煽屠戮士

林而自以為有衛社之勲至於錄功其時締結同惡之人無

不與焉而又行追錄之典於四年之後初既何功而追錄者
又何功耶權奸擅國欺主上幼冲如弄小兒於掌股之中
豈不痛哉

史臣曰連源以連姻王室與焉黃憲以交結小尹參焉金明胤
安世遇以善於告變得焉皆公論之所嗤笑也

○日暈夜月暈

丙辰 上御晝夕講○上御夜對○夜月暈

丁巳日暈夜月微暈

戊午羅州牧使吳祥海美縣監金鑽拜辭傳曰近來民生困窮
無處不然切宜致念至於斂糴之際亦勿苛刻務以存恤為心
盡祛民弊○上御夕講

己未 上御晝夕講

庚申 上御晝夕講○夜月暈

辛酉 上受常參御朝講特進官李浚慶曰頃者小臣來自平

安道以監司一路所見農事稍稔平安道則無可憂矣然民之

多受官糶者雖一人之戶至受三十餘石一夫所作之田雖云
豐稔豈能收三十石乎今若督納民不聊生矣前日命納三分
之一若然則受三十石者當納十石而所餘無幾失農各官命
收四分之一何如前有野人撥取滿浦城門之鎖鑰而追捕獲之
其在邊將職分內事不必加賞但本浦之人自沈思遜被害之
後心膽沮喪少無興起之勢今乃深入彼境擒斬頗多若以馬
賞之則庶幾人心興起而江邊多馬矣○傳于政院曰以一張應
星留難之事言官以為物情駭怪未知上意之所在云予甚痛憤
即欲言之而諫官雖有過越之言亦當優容故不發耳再再以此
為言其意以為自上受其請托乎臺諫為耳目之官凡事實與
不實隨所聞而啓之自上察其是非而從之矣張應星事計其
迎送之弊而予允新進之人欲脅逼而從之君臣之分豈可若是
乎當不久而弊必生也此意問于言官

史臣曰 上冲年即位為權奸蒙蔽未嘗聞直言久矣臺諫
於彈論之際少有違執本恭異事而遽下此教其不樂聞之

漸豈非他日之大可憂乎

○上御夕講○司諫沈逢源正言沈守慶啓曰物情駭怪未知上意所在之語非別有意也凡啓辭以未蒙允則例用此等之語非為應星而始發也自 上命政院問之不勝惶恐之至答曰此語久欲問之而有妨言路故忍而不發耳自上既言以某故不允而自下乃曰未知上意之所在書於文字傳播人見事體豈穩乎沈逢源沈守慶又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耳目之地啓辭失宜以致自 上有痛憤之教及新進之人欲脅逼而從之君臣之分豈可若是當不允而弊生之教臣等不勝惶悚措躬無地凡為人臣聞如此之教不可在官况臺諫乎請竊臣等之職掌令金鎧啓曰小臣今日入侍朝講之時諫院所啓累日不允故啓其未便之意而其終乃曰未知自 上所以留難之意今若諫院之教如此今日沈守慶不啓此言而臣獨啓之傳教又下於今日至為未安又有新進之人欲脅逼而從之君臣之分豈可如此當不允弊生之教此小臣失言之故也不勝

惶恐臣既失言不可在職請適大司諫陳復昌啓曰張應星論
啓時有物情駭怪未知 上意所在之語從前臺諫啓辭久未
蒙允則例用如此等語非今日創為之說也豈有他意乎臣以
無狀為長諫院啓辭適中以致自 上有痛憤之教况為人臣
子而脅逼君父至使不久而弊生臣之罪責尤重於下官不可
頃刻冒據重地請適答曰臺諫所啓自上察其是非以某故不
允之意隨啓隨言而若少有留難則輒曰未知上意之所在諫
官之言雖有過越亦當優容故忍而不言耳今也過越之習成
弊未知上意所在之言於事體豈不殊常乎上下之情欲使相
知故言之耳勿辭臺諫等回啓曰臣等啓辭失中不可在職故
退去傳于政院曰明曉牌招臺諫教之曰自上只以未便之意言論
耳其勿辭就職

壬戌持平尹玉啓曰諫院以張應星事累日論執未得蒙允或
有過激之言此特反覆論列欲回 聖聽而已豈有他意乎伏
覩 上教多有未安之辭而至命政院下問其意非特諫院凡

在言地者豈能安其心乎凡上下之間宜取情意之相通如或
不容何以來鯁直之言若因諍論過越之辭指以為過而不存優
容之大度則非臣等之所望於聖世者也更加容納益開言路
大司諫陳復昌等請速命就職答曰臺諫過越之言滔滔有之
而予每優容故忍而不言矣予分辨是非言其不允之故而言
官每曰物情駭恠未知上意之所在於事體未便而見聞亦為
殊常故言之耳啓意知道○遣知中樞府事崔演上護軍邊明
胤如京師賀冬至○獻納李致正言閔堯啓曰論啓張應星之爭
欲回 天聽言辭失中得此脅逼君父之教不可須臾冒處請速
遶臣等之職答曰勿辭○慶尚右道兵使金光軫拜辭傳曰近
來軍卒疲弊邊備虛踈撫恤軍卒措置防禦○傳曰金海府使
金秀文賜鄉表裏一襲玄風縣監慎蘭茂遶來時陞職皆善於
救荒故褒賞從本道監司鄭萬鍾狀啓也○上召對○上御夜

對

癸亥慶尚道彥陽地震聲如雷動屋宇搖振機張東萊梁山

震

甲子傳曰追錄功臣依前例賞物

史臣曰自乙巳之後士氣沮喪人心憤疾國家之勢日就衰
及皆由錄勲之輩唱為無形之事而自 上以前所錄者為
不足而追錄之又惓惓焉猶恐賞格之或遺豈不為有識者
之所痛哉

乙丑 上御朝講持平尹玉啓曰小臣為試官以文章發題而

儒生所製多有不可道之言有新進浮薄之徒列坐於殿垣相
府行呼唱而已功臣之多莫盛於

今時而其子弟安於能
現不肯為學等語近來儒生不知向方而然耳若知一部大

學則必不如此矣古人有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此儒生不

述不知君臣父子之理者頗多竊意若使儒生皆讀大學知君

臣父子之道然後赴試則庶無如此之弊矣○傳曰閔齊仁受

賜罪人家舍其給右議政黃憲○夜流星出天船星入良方天

際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丁卯 上受朝參御朝講知經筵事沈連源曰學問之道必資

論難然後義理益明中庸所謂審問明辨是也進講之際自

上若有可疑必問之審辨之明則所講之學日就高明而無所

疑矣非但學問為然雖於政事之間其所進言亦必可否然後

上下交孚而得以盡其情矣今者下之進言非一而自上未

嘗有可否臣固知殿下以上有慈殿而未敢擅便也然經

筵之上言一事要相可否然後上下之情達矣○上御夕講

戊辰上御晚朝啓○諫院啓曰國家之待勲臣爵及父母妻

子世祿世宥其恩典固非尋常爵命之例若無可紀之功而濫

施之則亦將大拂於物情貽譏於後世矣當初衛社籍功亦有

無功而參錄者崔演宋麟壽宋世珩李潤慶故迄有請削之論久而不止况

今四年之後又命追錄黃憲等四人使憲等實有可紀之功則

何不命錄於當初而追錄於四年之後乎當初之不錄上意

必有所在而今乃無端追錄事甚苟且自上諉以人心不定

而為此追錄之舉假使人心實有不定安有以續續錄功為鎮

定人心之道乎非徒無益於鎮定反使喜事無恥之輩皆有乘

時僥倖之念矣黃憲等追錄請速還收成命答曰追錄功臣古亦有之憲等不無可紀之功故追錄也不可更改○憲府啓曰錄勲重事也告于神明而帶礪作誓非但不示於一時將以垂之於無窮固當審之於初不可追載於後既更累歲猶且追錄則是錄勲反不重而國典亦隨以輕矣雖或有可賞之績豈無他可報之典乎今者以二三宰臣與安世遇為有功於國家特命追錄衛社功臣極為未便當初追錄之時公論猶以為不可况今錄功行賞已至四年之久乎不可不改正請亟還收成命答曰除姦賊之後邪論不止盡心國事者亦少而可錄之人尚且遺漏故追錄也不可更改

史臣曰苟且追錄人皆知其不可而兩司有所畏忌不敢先舉至是因物情啓之姑以塞責而已

○日暈

己巳傳曰近來為 慈殿宴享事大臣啓請者非一而予亦以羣情屢達于 慈殿今蒙允可重陽日當行小宣此意言于該

司○兩司啓請勿追錄勲籍事不允

庚午 上親閱武于慕華館○兩司啓請勿追錄勲籍事不允

辛未上台對○兩司啓請勿追錄勲籍事不允○憲府啓曰我國

自 祖宗朝謹於事大故朝貢之使絡繹不絕而中朝詔使則雖

不數來遼東差官則出來亦頻交際之間必以禮法固守不撓然

後庶無後日之患也近者中朝一路下人等憑公往來者率皆貪

利無恥之輩故出來義州因事侵責百端要索無所不至而我

國之人亦不能以禮自守苟免目前之患隨其所欲而贈與益加

故使臣之初入遼東贈與三大人之物逐年愈多將不可支遼東

三大人等非但受其例贈至於使臣之還每書求請之物使之轉

達且前者遼東公幹差來之人雖有強欲到京者侵凌要索未

有如今之尤甚者此亦無他為邊將者或無遠慮當差官之欲上

來也上不敢違朝廷之意而下欲紓目前之弊故加其贈物務悅

其心冀其速還後來所給常多於前今此全孝之來義州所給亦

為過多至為非矣我 世宗大王於接待華人之際贈給下人之

物常令務從簡約曰無使後日貽弊於我國此豈非洞照未源之
弊乎請自今另加商議令赴京侍臣自守以禮而毋得濫加贈物
於一路且於遼東大人求請亦以禮開說其無辭直受而來者一
切推考義州待差官例贈亦使之有常數毋得任意濫給若曰今
則夜深明當發落○日微暈

壬申 上御朝講○兩司啓請勿追錄勲籍事不允○傳曰內官

池漢弼告其同類有為亂言者大槩問之則有駭愕之言內官池漢弼告

本月二十八日同番內官等共卧閑談之際內官金俊言曰小宦權
先善上直事及內官孫義連入仕等事皆吾所為而吾之不得所任
事吾養子金忠厚妻之過也仁宗上天事金忠厚及石氏等所為
也臣子之心聞之至為未安不可不告故今日敢啓孫義連乃金俊
之養兄權先善乃義連之養子也聖日房中共責之際下義禁府推
金俊下床百拜曰願蒙同官好生之德得為再生云云

鞫○工曹啓曰前有犬項津在廣修築事近以年凶待戊申年秋成為

之定議故今者看審則水廣一百五十尺而十二尺許潰決小小

潰決處亦多今可以當領水軍及留衛軍修築而必以空石盛沙

先築後以石填塞堅築然不可輕易為之與大臣詳議處之何如

傳曰其遣史官收議于大臣領議政洪彥弼議臣嘗觀犬項肇坊

多發僧軍徧野至集要出號牌樂赴其役當時意謂填塞堅密
為累歲之固不久緣江水湍急幾盡崩落遂成一道長江功無可
尋今雖連歲漸築決無成功且今年雖少登用以飢之民舉此
重役臣意以為難姑待後年豐稔更議舉役何如豐城府院君李
芑議大項潰決蓋因地勢陷下而然若不一時堅築則雖築水豈
虞亦如舊潰決况小用人力漸以歲月防之耶不防則已防則一時
畢防乃克成功姑待民休歲稔商度工役堅實築之右議政黃憲
議大項傍於大江前者石築之高幾數丈似為牢因而為兩水潰
決已成兩江今若改築其功甚鉅只役當領水軍與留衛軍萬無
成功之理且空石盛沙易至腐朽徒勞無益亦非善策臣意擇堂
上官勤幹可堪此役人與工曹往審商度形勢用軍多少規畫設
策後更議何如○以金萬鈞為禮曹參判李濬為漢城府左尹
九月癸酉朔

丙戌兩司啓勳籍追錄還收事不允○下平安道兵使梁允狀

啓上土鎮軍官趙續別侍衛安彭連等定將今八月初九日起
送體探二十一日還來進告內距上土一息許大嶺底止宿

翌日平明行軍猝有呼噪之聲望見則林藪間結幕採參胡人
五名先見我軍拔刀斫杖多有輕侮之狀安彭連等射殺二名

其餘三人登山北走揪于口子萬戶聞思顏際呈內無司僕崔
仁等定將今八月二十日入送還來進告內二十一日平明發

軍牛峴等處多有胡人蹤跡踴躍我軍而來或持弓箭或持
結幕胡人十餘名自時番呼尋蹤我軍而來或持弓箭或持

賈勇別侍衛李世民先射一名餘黨登山北走滿浦鎮驛呈今
八月十一日胡人金仇仇等進告內殊夫金多弄可建州衛查

頓童者羅老相見事七月晦時往還言內同衛胡人沈阿尚可
沈多仇沈甫好等聚黨囑兵秣馬滿浦等處刈草人擄去事結

約云于政院曰胡人恣行不可不示軍威而邊將暑要功枉殺
則不無邊釁之生矣陣書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慎重之意其

令備邊司諭于邊鎮

乙亥上御朝講叅贊官周世鵬啓曰頃者原州飢民以京倉

米移轉賑之自上救恤之意至矣而竊聞難以沙石充給故

民生但知上惻怛賑救之誠而無有資活連命之實其時領

給官真已推矣飢民既受無實之穀而今若還徵則是實欺民

分棟蠲減可蒙實惠矣且京師四方之根本漸連遠地之穀以

為儲備何如且鴨綠江水漲溢城柵破毀前年水災平壤尤甚

矣今又如此昔汴京有大水之災李綱以為兵亂之兆以此被

矣今又如此昔汴京有大水之災李綱以為兵亂之兆以此被

罪卒有兵禍果如斯言列鎮城柵多被沈沒此異事也伏願留
念焉○右叅贊金光準將焚黃于尚州來辭門外酒樂之賜傳
曰近因災變親功臣出外時久廢此禮其勿辭光準再辭不允
史臣曰光準以傾邪反覆之資附會元衡等造成大禍至叅
勲籍鬼蜮之狀衆所知也而反辭酒樂之賜陽示謙退之意
嗚呼人可欺也天可欺乎

○上御夕講叅贊官柳智善曰昨日伏見平安兵使狀啓胡人
所持只有糧物無有兵器今方採參之時意必採參而來也邊
將若屢殺無名之人則不無邊釁之生矣若論功則恐其喜事
而生釁也○兩司啓追錄勲籍還收事不允

丙子 上御慶會樓下宴日本國使臣○兩司啓勲籍追錄還
收事不允

丁丑 上御朝講 慈殿垂簾同御○上御夕講

戊寅 上受常叅御朝夕講○右議政黃憲左贊成沈連源判
決事金明胤啓曰人臣有非常之功然後受非常之賞臣等無

分寸功而追錄衛社功臣物論之發宜矣臺諫以自 上累日
留難故傳啓矣臣等無功受賞未安請還收成命答曰卿等若
無可錄之功則豈必追錄亦有前例勿辭再辭不免

庚辰傳曰親功臣申光漢崔輔漢未祭家舍之賜其以罪人屢
公田各四結從自願賜給○領相洪彥弼啓曰明日者英會小
臣及李芑黃憲尹思翼禹子善以耆老所堂上往參黃憲雖年
未七十以政采當然而南孝義金麟孫宋叔瑾年皆七十餘雖
非耆老所堂上亦令往參傳曰可

辛巳夜流星出北斗魁星下入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
許色赤○賜宴經筵官于盤松亭

壬午 上御夕講○經筵官許磁等上箋陳謝○以李滌為漢
城府右尹洪曇為司諫院司諫鄭惟吉為弘文館應教南應龍
為副應教元虎變為司憲府持平

癸未 上御朝講輪對司成鄭希弘啓曰學校人才所關風化
所先國家內設成均四學外設鄉校作成之道盡矣但為外方

訓導者皆不學庸劣不知教誨名為校生者亦皆無賴避役者
故學校為虛器臣意各邑士族子弟搜出赴校以能通文理者
為訓導教誨有效則論賞勸勵以敦風化之源○上御夕講
甲申 上受常參御朝講知經筵事尚震曰近來儒者學術不
明氣習頹靡此莫大之患也昔時居館學者如有為吏蔭取才
者則儕輩相譏今則不然或有參望於別坐參奉則同類欣慶
風俗之偷靡一至於此殆不可救須自 上鼓舞振作使之丕
變○上御夕講○憲府啓曰安邊乃咸鏡一道巨邑北方有事
則將士所先取資之地而物衆地大事務頗煩近歲連遭水災
公私匱竭且因邑倅數遘疲弊倍甚今不以幹能之人差遣則
難期於蘇復新府使金克熙素無幹能人器不合決不能堪任
請遞差別為擇遣答曰如啓○夜月暈

乙酉京城大雷電以風雨兩雹大如豆傳于政院曰疾風迅雷
非時大作至為駭愕未知何緣天怒至於此極罔知依措政院
啓曰天變至此臣等亦為驚懼○宴女老人于勤政殿庭

中官殿所

也行傳曰今日老人逢雨多苦加賜例物○京畿高陽等七官暴風迅雷兩雹交下大如榛子忠清道十四官雷動大風平安道咸從雷動兩雹交下

丙戌召右議政黃憲豐城府院君李芑傳曰即位以來災變連綿恐懼之心未嘗少弛昨日之變又出非常不知何以致此乎雖不可的指為某事所致由于不德而然也災變若此則古亦有疏放冤獄之時其議之李芑黃憲啓曰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秋雷之變雖自前有之然豈無所由日食雖有恒度聖人必以此而恐懼大抵陰陽失序而陰氣太勝故有如此之變凡人之罪必察之於其始使之各當其罪可也豈可以災變而輒為疏放乎答曰知道古人不自知其過望大臣盡言也傳于政院曰審理冤獄事其言于訟獄衙門黃憲啓曰大抵災變非出於自上所失在大臣之位者如非其人則必致災變昨日之變雖不如冬雷之甚乃出收聲之後甚為非常臣等亦為驚愕此非自上失德而然也上下之間若有顯著之失則

當不待 上教而啓之省念而恐懼則災可轉而為祥矣日芭則我

雖有欲言之事我言既不取信於人何敢更言乎默坐不與憲同啓蓋以前日被駭故也

史臣曰時忠賢誅竄兇邪得志朝政昏亂國勢岌岌天災時變層見疊出上下相蒙徒曰恐懼修省而無其實則修舉尋常故事豈足以回天意而弭天怒乎

傳曰領相以痢疾不來遣醫問病遣史官收議洪彥弼議臣嘗觀春秋冬雷則以災書之秋雷則不書聖人作易於震卦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洊者重疊之義恐懼修省者君子處雷變之道也秋季之月雷之發聲雖似過常不可以此慮因論故祗當恐懼而已伏惟 上裁

丁亥 上御思政殿親講專經文臣能講者行賞有差○夜乾方雷動雷光○全羅道古阜錦山高山雷電

戊子月有食之自未時始食至一更初點復圓○全羅道古阜雷動

己丑 上御朝啓 慈殿垂簾同御○咸鏡道監司李名北道

兵使李夢麟南道兵使尹俊同議狀啓本道南北軍士元額數少南道

赴防處甚多而軍士不足僅得分定北道近因凶荒流亡絕戶者
幾九百餘名防禦虛踈脫有不虞之變至為可慮別無可救之
策但北道軍士分五番南道分七番赴防勞逸不均南道七番
內一番除出以充北道不足之數一樣施行分軍之時亦計道路
遠近南道軍士只於鏡城以南入防北道軍士計其道路次次定
送皆於三四日程內赴防不使生怨逃散立為式例何如 上從
之

庚寅摘奸于四山○夜流星出王良星入天棓星狀如拳尾長二
三尺許色赤流星出天田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
赤

辛卯憲府啓曰近者 聖上留意於作興人才屢為殿講儒生
與文臣至於吏文漢語文臣亦令殿講或為庭試此固勸勵之
盛意而今乃至以譯官之類亦命入於親臨講問之席事大交
際之間譯語為重雖當勸獎然以殿講及於此類至為賤褻有
妨事體此法典所無請勿令隨眾凡禮葬例給水軍其來已久

如其軍人不齊到或役事未畢請加出軍請加日數則或有之矣今者因率左議政尹仁鏡夫人上言命從其願至今并役烟軍戶重待元勳大臣俾克襄事此固盛意然役民重事暑因一時之故而一閉其端後弊無窮請命勿役答曰通事勿密殿講事如啓尹仁鏡造墓軍以烟戶出給自上亦非不計其弊但葬期已迫若給水軍闕軍則催促赴役之際已不及葬期故不得已給之不可改也○以李戡為司諫院獻納尹玉為弘文館副校理○上御夜對

壬辰 上御思政殿講漢語文臣試吏文製述入格者行賞有差○夜流星出左旗星入天市東垣狀如鈴尾長一丈許色赤流星出壁星入虛星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白流星出天倉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癸巳日微暈

乙未傳曰義州朔州兩官被水損傷處當免稅矣貢物亦為蠲減○夜流星出北河星入天苑星狀如梨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丙申 上召對參贊官韓崱曰即位以後當即拜陵而但自
幼冲國亦多事年又凶荒故久未行之今則年運稍稔舉動
之時雖不能無弊然展謁 靖陵在所不可已古人云霜露既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今適霜露方降之時故敢啓○傳曰
即位已歷三四年迄未拜陵至為未安前年非徒災變連綿又
遭凶荒今春亦因民生困窮皆未能行今亦日短方在冲年不
可犯夜出入故欲待明春拜陵此意知悉○大司諫陳復昌啓
曰常時臺諫雖曰無上下之分而然其長官之職則稍異於他
僚且凡署經等事必須齊會然後為之故名之曰齊坐者非徒
重其事也慮其議論之不一而欲其相可否也若有臺諫署經
及予得已及期之事而長官或在外或久病則雖執義以下司
諫以下亦或有齊坐而為之之時頃者小臣受由下鄉時同僚
二員見遠本月二十日還京掌務吏以二十一日相會禮齊坐
事來告小臣路中得病不能進參事答之十九日除授官員為
日未久而別無及期署經之事臣已入京則又非在外久病之

例而同僚獨為齊坐臣以薄劣久忝重地不能為有無於同僚殊損長官之體累日反覆思量未便於心同僚之所為雖出於無情臣心既以為未便而強與之相容似甚苟且而亦有後弊請適臣職答曰同僚忘却所為之事非長官所失勿辭復昌曰既啓以下可相容之意再啓惶恐退待物論

丁酉正言沈守慶啓曰頃者大司諫陳復昌受由下鄉之後同僚二員適差本月二十日復昌還京掌務吏告以二十一日為同僚相會齊坐之意復昌答以路中得病明日齊坐吾則未然云臣等所當待長官病差徐為齊坐而後以新同僚相會為重不待長官還為齊坐事體顛倒所失非輕不可在職請適臣職傳于政院曰大司諫既啓以不可相容之意自當有物論以此言于沈守慶○憲府啓曰臺諫同僚相會禮乃重事非關緊及期之事則必須齊會然後為之例也本月二十一日諫院相會禮齊坐別無及期之事而大司諫陳復昌既以病不能進然若之其勢不可強為而司諫以下徑自為相會禮以致長官辭避

勢難相容司諫洪曇獻納李戡正言閔堯沈守慶請遶忠州牧使
徐固性本昏愚又乏幹能到任以後無意民事坐視餓殍專不
救活且治事不動專委下吏貽弊多端闔境嗷嗷不可一日在
官請罷答曰如啓

史臣曰凡臺諫新僚既出則同僚難或有故可備三員則為
相會禮齊坐例也復昌之辭避實與同僚有隙欲因此遶之
而憲府制於復昌所論如是其依阿失體甚矣

戊戌以金澍為司諫院司諫洪曇為軍器寺副正李戡為禮曹
正郎朴永俊為司諫院獻納閔堯沈守慶為兵曹佐郎李彥憬
許曄為司諫院正言○日暈

己亥上 名對

庚子夜流星出五車星八孤星狀如拳尾長一丈許色赤流星
出翼星下入器府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辛丑下義禁府金俊加刑公事于政院曰更勿刑推以此照律

承侍色云金俊雖不承服事于明白故也

○賜領議政洪彥弼几杖仍賜樂宣醞于

其家

彥弼

王若日

三月

以年十

十致

仕

不先

至是

賜

杖教

書

而借

留寔

國家

之義

意彼

不廢

止

足

之戒

此無

間委

寄之

望

予眇

躬嗣

大曆

服

茲用

宿德

俾秉

政鈞

子不

敢私

實由

人望

頌

議致

洪彥

清方

寡欲

寬裕

不偏

謹

慎得

於天

資功

名自

其世

幾

美研

窮性

蘊明

體適

用之

學

綉

詞藻

檀金

聲玉

振之

文

幾

重威

儀人

推廟

堂之

器

公忠

心

循

時許

社

獨之

臣歷

仕

倚此

視為

收肱

欲免

鼎

象

賢

之

崇

階

別錫

褒功

之

心之

累久

胎形

氣之

勞

歎

替

日

陳

雖

白髮

之

種

盡率

豈少

特立

之

風

况

論

道

之

禮

非

須

用

之辭

逆頌

恩賜

之

典

誠

由

中

出

禮

之

任

須

之穩

居閑

處獨

凡

錫

鳥

皮

之

安

典

刑

所

存

寅亮

底使

陰陽

風

雨

而

和

物

情

遂

宜

終

致

難老

宜知

悉

左

通

禮

朴

忠

元

所

製

示

想

十月壬寅朔

上率百官陳賀于恭懿王大妃殿

誌日

○流金

俊三千里

癸卯夜流星出王良星入西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一丈許色赤

丙午別試殿試文科取生負金弘度等二十三人武科取李蘭等

十九人○日暈

丁未

上行望宮禮于勤政殿

秋

○兩司

啓內官

李承

豪

罪

關國家不以正律定罪國典已寬而今因其妻冒濫陳訴特命
放送物情至為駭愕如此關重之罪其親屬固不可自訴自
上亦不可輕釋也請即還收成命答曰李承豪事當初推鞠時不
干於金承寶招辭故今命放送不須改之再啓依允○以尹漑
為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鈴平君○辰時自乾方至西方虹見
未時自北方至良方虹見○全羅道全州龍潭高山雷動

戊申兩司啓曰我國重名分重科舉故庶孽之不得赴舉久矣
間有冒參之人則自 祖宗朝亦皆削去今者班城尉妾孫
應周改名文佑又變其父之名濫入試場得參文科至為駭愕
請速削去治罪錄名之官并皆推治答曰如啓

已酉禮曹啓曰對馬島主請歲遣船五隻加給深處倭人復授
圖書官爵事本曹與大臣右相黃憲同議則其請皆不可從也傳曰可

○日暈兩珥

庚戌 上受常參御朝夕講○下樂安人徐宗禮等上言于政
院曰見此上言所定貢物多非土產取來遠貿不堪其苦云民

心詐偽或是欺誣至如袖子等物必有果園然後可貢也官可自辨而乃責民間至以米石轉貿事多如此故民率流亡將此意問于監司而處之又下朔寧甲士朴忠良上言曰進上生鹿稀罕難捕或於未得之時請以生獐代進云大抵山藪異昔物產亦然祭享之物不可代用至於誕日正朝等進上可以代進○日暈兩珥○平安道平壤雨雪雷電

辛亥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洪暹曰小臣叨任宗簿提調璿源殿事常欲啓之矣 先王御容每為褪色未安古者人君小壯及老皆寫其真非末節也子孫萬代孝思追慕之情捨是無所賴矣以我朝言之 太宗影幀有二十六軸而有侍中時寫

真 太宗 世宗 世祖皆寫御容至于 德宗為世子薨

成廟令崔涇善畫者追寫仍授堂上言官論其不便 成廟召入

言官對披影幀而言曰予因畫工得見 父王真面仍為泣下

言官乃墮淚而退追畫自 德宗始也 成廟御容亦寫於并

遊之後 中宗時金安國屢請傳寫 御容而竟未蒙允至於

乙巳乃追寫之

仁廟奉審以為近真內庭見之皆以為然而

二三宰相啓以不似大抵追畫安能逼真而况人臣何能仰視天顏如內庭之人乎不似之言甚為未便今者亦為褪色畫工以為粉色之故欲以漬綿摩去陳垢改加粉彩則必如舊云故今方改之且璿源殿四面厚下鋪重甃上設板床作函大如梓宮厚累數重以藏牢閉殿門陽氣不通雖燒以數百斤之柴火氣何能上透乎是以奉審時開函霍氣觸人褪色之由良以此也當初寫容未乾輒藏此尤易以褪色也久掛奉審之殿以塗徹乾而奉安則庶無此患矣且於殿之西南面開窓設鐵網以通風日之氣則可辟靈濕而

祖宗朝所創不敢擅啓也且

成廟畫像初乃一軸而後因改畫至於九軸餘皆稱是各軸藏函委積殿內萬代之下慮有混淆之弊也不用件及草影或於山陵

宗廟後

文昭殿之北擇宜埋瘞何如若然則殿內不窄

而奉審亦便後命議大臣其意亦然故依久○上御夕講○下京畿監司南世健書狀于政院曰忠孝人及節婦等褒獎事

言于該曹

南陽人宗室端川令妻柳氏夫有惡疾割股肉以療夫疾別侍衛崔俊准父得惡疾斷指和藥以進喬桐

人內禁衛曹孝達妻朴氏事舅及姑非徒養口腹承順無違

病卧朴氏慮至廢祭號泣不已自家炊飯詣祭廳哭奠家廟期

別慶火亦尋滅

壬子

上御勤政殿宴日本國王使臣賞賜有差

癸丑

上御朝講○上御夕講侍讀官尹玉曰全羅道生負進

士等或十五作隊或八九為羣俗為之桴也生負周遊列邑傳

食于求如有同年為御史監司都事者則以遇已之厚薄為毀

譽守令莫不畏其利口所言必從人目為三狐金約高仲一鼠

權應平別加禁戢○夜月微暈

甲寅大司憲丁應斗啓曰臣父病重始自前月至於近日氣息

奄奄朝夕艱保臣若出外無可救藥之人臣既累日不仕事多

留滯至今仍在本職物情亦必以為未便伏望 聖鑑洞照微

情亟解臣職答曰啓意懇惻故適之祖其父世顯于朝而碌碌無

稱應斗則備鄙尤甚

乙卯以羅世續為漢城府右尹柳辰全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滢
為忠清道觀察使沈守慶為吏曹佐郎○日暈夜月暈

丙辰 上受朝賀御朝講參贊官鄭彥愨曰近聞龍仁振威盜
賊熾起道路不通白晝攻劫有一宗親亦被掠幾死其徒甚衆
騎者五十餘人故人無能禦恣行無忌古人云禁盜不如弭盜
今者既不能弭矣禁制之策不可不為之措置也傳曰鄭彥愨
呀啓賊黨熾起至為驚愕牌招左右捕盜大將捕捉事秘密言
之○上御夕講○日暈夜月暈

丁巳 上御朝講大司諫陳復昌曰自 上敬天勤民無呀不

用其極宜無天災時變之生而八月流星不知其數九月雷震
甚於夏時冬節虹見一日至再陰陽氣候乖舛失常致召之由
雖未的指恐懼之心不可少弛時有秋雷不如冬雷之議極為
可驚此言與天變不足畏之語寧有間哉災變數見見者以為
尋常可為寒心自 上雖極憂念而下無奉行之人前日上劄
雖近文具反覆省念則不無所補矣○武定寶鑑成洪彥弼李

芑黃憲尹元衡崔演陳復昌閔箕尹仁恕各賜馬及彩段俞絳
加一資

史臣曰乙巳之後人心憤鬱論議激發雖屢興大獄以威之
而終不能止元衡等請撰是書欲以眩亂真贗箝制人口其
如人心之難誣何

○日暈兩珥

戊午 上御朝講○宣醞于承政院弘文館賞賜有差

遼經筵官
并命來參

○夜月微暈

因孟子
講畢已

己未 上御晝夕講○賜豐川府使金洵表裏一襲蓋洵居官
清謹使民安業盡心賑救一境全活故褒之○慶尚道密陽等
十一官地震聲如雷霆屋宇搖動

庚申 上御朝夕講○傳曰今日經筵所啟小各司官負動樂

會飲過為縱恣云其言于憲府糾檢○傳曰京中老人前日已
賜宴給賞矣外方老人其令各道抄啟○傳曰璿璣玉衡及渾
天儀令該曹造入覽時謙書傳初卷欲○日暈兩珥夜月暈

辛酉 上御朝夕講○右贊成尚震啓曰贊成重任也小臣本無才德功勞誤蒙聖恩叨據非分福過災生必然之理臣素患上氣邊頭痛證比來尤劇得釋重任庶可將護請適臣職仍期軀命且開賢路以進 可人傳曰在廷宰臣誰無風證不可以此輕適重職調理以行再辭不允

史臣曰震庸庸鄙夫無足稱者而外似寬大內實險克柳仁淑為銓長黜震為慶尚監司常懷怨忿其後言及仁淑則必瞋目大怒罵之以奴

○下禮曹國恤心喪人抄啓單子于政院曰興原君瓊伊川君壽禮雲溪令連宗漢城府判尹安珰豐川府使金洵各加一資戶曹正郎安舜佐 文昭殿叅奉南弼文陞職講肄習讀官辛垓前察訪李興幼學申大冲東班相當職叙用

壬戌傳曰近見外方書狀災變不息去夜陰霧四塞亦非其時不知所由常懷罔極○以安珰為正憲大夫瀧城府判尹李滉為豐基郡守

史臣曰玆清白有操行 中仁兩廟國恤心喪三年家無磬石之儲所居僅蔽風雨所食只糲飯菜羹而已所謂相三君而無積者玆近之矣

○夜月暈

癸亥傳曰麟蹄縣監俞彥謙其加一資遞來時超陞顯職蓋彥謙為吏廉平恤民如子一境心服百廢俱興本以孝行見叙又行國恤心喪故褒之

甲子以宋世珩為司憲府大司憲柳辰全為工曹參判柳潛鄭裕為司憲府掌令崔蓋國為持平

史臣曰世珩以陰譎之資外假好善之名附托清流歷躋顯列而及至乙巳與百齡結為心腹凶謀秘計無不預知至於親自告密而不知愧此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也
史臣曰裕為人頗謹慎而實附尹元衡以進

乙丑夜月暈

丙寅憲府啓曰四山禁忌諸處撤毀人家事已命工曹漢城府

觀象監堂上更為摘奸又遣中使以察其事當初摘奸時不為詳審以致自上不信之端三司堂上固有罪矣信任宰相似不如一中使自上待宰相之道恐或未盡也更審而又有不當慶則三司堂上治罪何難請勿遣中使以啓後弊荅曰非不信三司也遣中官者欲其細見而親啓也不允

丁卯辰時太白見於巳地

戊辰自辰時至巳時日暈兩珥自午時至申時日暈右珥

庚午下續武定寶鑑于政院曰上三卷加印十件下一卷當代事也廣印以布中外

十一月壬申朔傳曰靈川尉申穰已經譴責猶未懲艾朋結無賴恣意橫行罷之可也然在京則無父兄之教戒送于其父謫所秀涇謫竇子有命然後乃許入來

癸酉摘奸于成均館內資寺掌苑署察官負之仕進及供饋之豐侈○以李潔為慶州府尹李英賢為司憲府執義李無疆為議政府舍人柳堪為吏曹正郎

甲戌春秋館堂上

領事 洪彥弼 監事 黃憲知 事 丁 玉 享 申 光
漢 同 知 事 沈 連 源 朴 守 良 修 撰 官 李 贊

啓

曰乙巳年間時政記削去偽辭從實改正事去二月已捧承傳而時政記盡歸撰集廳故未即修改今則撰集事畢時政記還到春秋館在所當改但考甲辰年重撰日記改書時前例則以弘文館官負啓差郎廳二員與史官同議為之今亦請依此例為之傳曰知道

史臣曰一時權奸惡其直筆既殺其人又改其書將欲掩其惡也而事跡在人耳目終不可掩則此所謂欲蓋而彌彰者其為計不亦愚乎

乙亥工曹漢城府觀象監三司堂上啓曰臣等今日欲往審山底人家中使亦當去故敢啓命中官朴漢宗同往看審

丙子傳曰全羅道生負進士作弊列邑其習流入慶尚道下書兩道監司使之禁革

丁丑宣醢撰集廳堂上郎廳于東宣廳○辰時西方虹見傳曰冬節既深一不下雪陰雨連綿前日虹見有甚於夏節而今日

又見至如外方地震之變亦不絕不知何故而然也恐懼罔極
戊寅摘奸刑獄○上召對侍講官鄭惟吉曰伏聞玉音不如
常時雖凡人如有氣候不平猶可調保况玉體尤當調攝慎
重古人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主上如今血氣方盛常念節其
人欲保養心性使氣候每為清明則聖體自安寧矣

己卯夜月暈○忠清道鴻山扶餘石城地震屋宇搖動庇仁等
六官亦地震

辛巳傳曰冬即過半不寒不雪連日沈霧祈雪事問於禮官○
夜乾方艮方如火氣○慶尚道靈山昌寧地震聲如雷霆

壬午遣御史閔箕于慶尚道俞絳于咸鏡道尹玉于全羅道察
守令不法○上召對○夜月暈

癸未夜月微暈

甲申遣御史宋贊于平安道察守令不法○憲府啓曰曩者因
加德天城兩鎮新設鳳山龍仁及星黃廣楊四州殘弊以各司
奴婢移定為奴婢以下三道各官奴婢代充其數同是吾民以

此易彼非徒事體未便官奴移定之際京中富商外方豪猾之類或因交嫁或因族屬謀就歇役捧簡舞術富實者並免官役貧殘者偏受其苦下三道各官因此而彫弊誠非細故各官奴婢移屬為各司奴婢者請限十年前一切刷還本役以救各官彫殘之弊且咸興平壤有監司之營北青寧邊有兵使之營營與本府各有奴婢營奴婢則其數甚多而只為監司兵使之私役府奴婢則其數甚少而監司兵使府官等支供及一應往來賓价軍官雜人饋餉等事獨當其苦故營奴婢日益富盛府奴婢日就彫殘均是一邑人物而分為二途勞逸不均請罷營奴婢盡屬本府答曰限十年前一切刷還則其中安業居生者不無騷擾之弊限三四年前刷還營奴婢其來已久今不可輕易處之收議大臣後當發落○日微暈

乙酉夜月微暈

丙戌傳曰黃海道進上鷹子限三年蠲減他道不產處亦各限三年輪回蠲減○傳曰營奴婢之事議于大臣則以為營府奴

婢大典內自有定數今不可相混云 祖宗朝亦豈偶然計而

各設乎不改之意其言于憲府○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亥以慶渾為通政大夫兵曹參知特旨也鄭彥慤為承政院右

承旨元繼儉為左副承旨柳智善為右副承旨陳復昌為同副

承旨李夢亮為司諫院大司諫李世璋為弘文館直提學特旨也

尹仁恕為典翰俞絳為議政府檢詳○日暈兩珥有雲如氣自

北方至南方貫暈色白

戊子 上召對○日微暈

己丑傳曰今觀戶曹公事明春百官祿俸不足黃海道救荒之事

亦急凡干不脛經費請蠲減如此之時土木興役最為不

當姑停東宮造成之役○咸鏡監司狀啓吉州人林性仇之兩

儀俱備嫁夫娶妻事甚駭恠傳曰性仇之事律無其文其議于

大臣 成宗朝舍方知舍方知者私賤也自幼其母為女兒服傳脂粉學裁縫及長頗出入朝士家多與女侍

通士人金九石妻李氏判院事純之之女也寡居引舍方知托以縫

之盡夜與處幾十餘年天順七年春司憲府聞而鞠之逮訊其素所
通尼尼曰陽道甚壯令女兒班德桐模之果然也上令承政院及承
順君傳河城尉鄭顯祖等雜驗之河城之妹為李氏媳婦河城亦吐

古曰何其壯也 上笑之特令勿推 曰恐汚絕純之之門也將

舍方知與純之區處 純之只杖十餘 送于畿內奴子家既而李

氏潛召舍方知還純之卒後方縱恣不已厥後何以處置并問

率樞因燕語白之 上杖配舍方知于新昌縣

之領議政洪彥弼議林性仇之二儀俱備物恠之甚依舍方知

例別置幽絕之處禁防往來使不雜處人類之間 上從之○

巳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暈○慶尚道山陰等十七官地震屋

宇微動

庚寅 上御思政殿分賜追錄衛社功臣軸于右議政黃憲左

贊成沈連源行判決事金明胤泰川縣監安世遇在外仍宣醢

于賓廳○遣御史成世章于京畿察守令不法

辛卯以金登臯為漢城府左尹趙彥秀為弘文館副提學李

冀為司諫院大司諫

史臣曰冀雖無骨鯁之節而恬靜自守終始如一有足多者

○日暈兩珥

壬辰諫院啓曰金登臯浮誇無識到處不謹前為慶尚兵使時

多有貪汚之事今授本職物情未便請遞吉州囚林性仇之畜妻

嫁夫兩用人道實天地間妖邪淫穢之物考江湖記聞如此之人以為亂人道之正乃誅之誠以不可一日雜於人類故也况性仇之托以巫覡變幻男女之服出入人家潛行瀆亂污蠱聖化罪惡已極請斷以死刑答曰金舜臯事夫人豈無悔過自新之路乎不允林性仇之乃恠物也但人命至重置諸幽僻處使不難於人類不須用以重典金舜臯事累啓依允

癸巳

上召對

丙申 上召對○夜流星出勾陳星入乾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丈許色白

丁酉以姜顯為漢城府左尹

十二月壬寅朔弘文館副提學趙彥秀等陳十條曰講學問曰慎保養曰立紀綱曰審用舍曰振士氣曰勵廉恥曰恤民隱曰昭公道曰納諫諍曰固邊圉

癸卯以趙彥秀為司憲府大司憲李世璋為通政大夫弘文館

副提學

特旨

尹仁恕為司憲府執義金忠烈禹錦為掌令南慶

春尹玉為持平○日微暈○黃海道黃州等七官平安道平壤等十七官地震

甲辰傳曰慶尚道御史閔箕所啓尚州等官閑丁推刷時奪軍保定皂隸督徵其價至使一族隣里盡為逃散村落空虛云至為寒心其下書監司令詳考元屬及時存之數啓聞後減數可也

庚戌領議政洪彥弼以老病辭 上遣承旨問疾且勉以安心調病焉

辛亥憲府啓曰慶興乃塞北極邊賊路之衝非但隄備失嚴亦不驅逐故彼人來居日漸滋蔓若乘虛入寇變生倉卒則非將才卓越之人決不能禦文官在平時雖稱少有弓馬之才至於臨敵必不如武臣之最下者此不可不慮請於武臣中擇差能撫恤撫侮兼全者以備緩急答曰已與大臣議定不可改也

壬子憲府啓慶興府使勿以文官差送事命更議于大臣○諫院啓曰慶興一鎮邊釁已露若遣文官則獷悍之徒益生輕侮

之心請於武班中擇廉簡才略兼備者差遣一以鎮壓虜寇一以蘇復殘弊北道兵使李夢麟身荷閩外之寄唯事侵刻貽弊軍民使北道關防凋弊板蕩請罷其職以懲其罪擇遣重望之人以鎮一方答曰慶興府使事當議諸大臣李夢麟合於邊將不可以傳播之言罷職後累啓依允○領議政洪彥弼等議慶興一府六鎮中最高為殘弊故前日以文官擇遣事議啓矣然要在得人不在文武得廉簡才略兼備者差遣則雖在武班亦為無妨 上從之

乙卯憲府啓曰御史所提平安道价川宣川等官文書多有犯賊之事罪甚關重請並拿鞫答曰如啓

丙辰下全羅道監司書狀

光州呈內今十一月二十五日未出時雲霧籠暗辰時開散日光所射

分作三虹西北邊一布長許南邊二布長橫天食頃而減

于政院曰見此書狀日光所射分

作三虹此乃前古所未有之災也近來冬雷地震虹霓之變連絲不絕憂念罔極今者又有如此非常之變罔知所措○尹仁恕為弘文館直提學洪曇為司憲府執義閔箕為弘文館典翰

尹釜宋贊為校理南宮恠為吏曹佐郎

己未自朝竟日大霧四塞○全羅道茂長興德長城高敞珍原雷聲大作整時而止

庚申傳曰公州地防川該曹請役僧軍僧乃乞糧者如此凶年役之則不無飢死之弊同是天民也勿役事更為公事

壬戌 慈殿傳曰淑儀新入闕則本家資粧及所為之事多矣祿薄則難可支也以此 先朝羅叔聃朴秀林等皆淑儀之父也並陞

其職前亦有例今此申彥淑除授六品職鄭龜朋亦陞品可也○傳于吏曹曰林百齡之子前已命叙何以不叙乎吏曹以時未取才回啓傳曰此則元勳嫡長子故特命叙用雖未取才付直長職可也吏曹啓曰未經取才之人直授直長於法有違且取才之月今已臨迫敢稟傳曰取才在近則取才後付職

癸亥以李鐸為弘文館校理元虎變為副校理○夜月暈

甲子夜月暈有白雲如氣自艮方至坤方二布長許貫暈○清洪道扶餘雷動

乙丑日微暈

丁卯 上召對絲贊官周世鵬曰日候嚴凍皆以 聖體冒寒為慮矣若於便殿或間十日或間六七日引接待從之臣論難前覽及新講之書則幸有四方之事政事之失未及啓達者可以啓達矣近來累日不聞天音臣子咸有悶焉○夜民方坤方如火氣

戊辰 上召對○上御夜對

己巳以黃憲為議政府左議政沈連源為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

史臣曰連源無他才德以椒親進且有簋簋不飾之譏然性不忤害謙恭愛人此其可稱者也

○平安道殷山順川雲山寧邊博川雷動

庚午 上召對

辛未傳于大臣曰判決事金明胤所啓妻子及各司人未良前所生贖身與否議啓之豐城府院君李芭議良民為公私賤之

路有兩而贖身之路無故國家良民所生舉為公私賤良民斬
稀凡軍士奉足皆不得充給不得已後續錄添入及良民三字
新良人既為良人矣其所娶公私賤所生計其前後甚非大公
之道依良人例許令贖身無妨左議政黃憲議大典內必有蔭
人所生許令贖身者重從良之路也後續錄內添入及良民三
字出於一時權宜或行或廢非永遵成憲也新良之人自己免
賤已幸而欲並與賤時所生贖身泛濫滋甚士大夫妻產雖同
一母而賤時所生不得與良後所生相齒限品立嫡有其分則
新良人未良前所生安可擬諸平民並許贖身乎右議政沈連
源議後續錄添入及良民三字欲廣從良路也新良人初雖為
賤及其從良則乃是良人所生並令贖身以廣從良之路何如
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曰領相處收議可也洪彥弼議從良之
路雖可廣而許人免賤亦不可太濫既許其父為良而並良未
良前所生續錄本意恐不至此也傳曰依領左相議但已許贖
者及方呈掌隸院者則許之

(B)
732.55
4724
[v.13]
no.6
0194261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6